

瘋少年及其他

276  
7 246、7  
563

## 錄 目

---

落花時節	一
別離	一一
瘋少年	三三
她生病了	五五
杏芳	六九
其他	一三一

小小的繃愁，爸爸何處去了，一瞬，  
蝶兒斷乳，怨偶，失去異地的伴侶



3 1764 8556 7

## 落花時節

『悲哀的事，值得回憶，歡樂的事，也值得回憶。在芳年時宿在自然懷裏的歡樂，若是可歌，而在殘凋時節，回憶往事，其悲哀那更可歌了！』

一朵容顏憔悴瓣落紛纒的牡丹，站在花園一角的花臺上，暗暗地自語：傷心的淚兒，不由地如雨後荷葉上的水珠，因風而滴滴流下。嘆息一會，忽又接着說：

『總之，我現在的悲哀，是往時芳年歡樂的所致！朋友，你們願意聽我自述芳年時歡樂的韻事麼？如願，待我毫不掩飾地慢慢地抒出心中所要說的話，至於能否

在你們心坎中，流出同情之淚，那是全不在意。只望你們知道世上有這悲哀的事  
情！

『美麗的春光，隨着暖溫的太陽，蹣跚地來到這茫茫的大地上時，我正如麗女  
的生長在這個園中，面容如玉的潔白，兩頰如蘋果的豐腴，玫瑰色的口唇，皙白的  
肉體，珊瑚似的上衣襯着碧綠的圍裙，婷婷地曳在春風之中。仙姿窈窕，宜乎受鍾  
情者，終天眷戀不去了。』

『有一隻白蝴蝶，凝望着我，不覺口涎濕衣襟，私心羨慕而讚美：

『「像這才是天下無雙的佳人了！滴腔的愛情，灌注在她心上，一世也不算怨  
枉了。」』

『天賦醜態，而又不沉默的蜂兒，心中也羨慕萬分。然而一轉念，鮮花愛人的  
目的，是在有錢，有勢，有貌之流。她自知是醜小鴨，怎敢想染指？蝦蟆吃天鵝

肉，只是個想字罷了。于是，把念頭打消。

『朝陽剛起，映到我的身上，淡黃的光芒，射在紅艷而娟麗的容顏上。深黑的柔髮，修理得亮光光的，微斜地倚住梳裝臺，對着鏡中的美影時，白蝴蝶，情趣繞然的飛來枝頭，向我微笑；那沈摯的愛意，脈脈地從眼波流出，注入我的心坎：

『「晨安，美麗的姑娘！」牠說着又微笑了一陣。

『「我的心頓時起了發悸的麻痺，而又發生一種不可語人的快感。青春時期，少女內心，自然心知情侶，在這良好時機突遇一箇美少年，羞澀的觀念，雖充滿稚心，而狂熱的心情，却羞羞怯怯地乘此撒嬌回答：

『「你好，謝你的盛意。」同時臉兒漲紅了。

『「多麼美呵，你的姿色！人類的西施，楊玉環，也不過如此罷了。」牠一眼訂着，口中這樣地讚美。

『輕骨頭花花嘴……』我說着，轉過臉去，挨近坐椅，兩眼如秋水似的凝目鏡中的自影，而又偷眼窺牠的舉動：我已知道牠的本意，將要向我求愛了。

『牠飛起又停，停住又飛，臉兒紅紅地漸漸走近我的身邊，緊緊地握住我的手，我一下恐慌了，莫名的戰抖，顫顫地推開他的手，心頭覺着一種羞愧，迷濛的心情中，彷彿聽着牠嗚嗚地說：

『我不是負心郎，無情漢！只要你不嫌棄，肯接受我的愛情，那我死也心甘意滿！……』我被牠這一番如蜜如膠的情語，一時迷惑了心：嫣然一笑，牠似乎即刻了解我的心意，以爲默認他的要求，伸着兩腕，抱着我入他的胸懷，親住口吻。熱烈的狂醉的，接了一陣長吻，急得我極力地掙扎，把頭兒低下來。

『正經些提防有人來；看見是不雅尙的呢！』

『從此之後，愛情的確濃密，是在宇宙站上第一等位置，誰能比得上我倆呵！』

當着曉陽初起的時候，露水流漣枝葉，牠就來了，站在我的花心上，對我說不盡一切的情話。夕陽西下近黃昏時，才現出實在不得已的形色，偷偷歸家。滿園花伴，看見這樣，極端羨慕中，含了酸辛的妬忌，不覺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『牠倆受盡艷福了！』而一般斯斯文文的學者，却如此嘆息：

『世上無恥的淫婦！』

『讚美也罷，咀咒也罷，隨牠們去！我倆這時的心，是為綿綿無盡期的愛情眷戀着，幾有片刻不能相離之勢了。』

『有一次，我倆並肩地作歌，牠停在我花心上如俗子似的浪漫，信口地唱着：

「春雨催草生，

一天長一天；

春風吹柳垂，

一枝牽一枝。

這麼秀優的春景，

我倆莫閒過。

肩並肩，

手攜手，

歡樂終朝，

且把情曲漫歌。」

『我聽了他的歌聲，也不期然的和着：

「心心復心心，

結愛務在深：

一度欲言別，



千迴結衣襟；

結妾獨守志，

結君早歸意。

始知結衣裳，

不如結心腸；

坐結行亦結，

結盡百年月。」——孟東野。

『牠被我這一段歌聲陶醉了，停住花心不動，口中微微低吟着：「心心復心心，結愛務在深……」』

『「……親愛的，我倆的結愛，務要結心腸了！」』

『當是時，蜜蜂從田野上採汁回來，經過花園的門外，無意中窺見我倆幹這麼

風流的韻事，一股辛酸梅意，湧上牠的心頭：不信這世上竟有如此多情者，牠一生遨遊中，實在少見。因此，回去之後，孤坐蜜房，不出家門一步。一面羨慕我倆，希望着結心腸的愛；一面怨恨自己天生沒福，值不得東西奔勞，忙碌工作一生的！

『每當樹林含煙，月色鮮明之夜，牠常來和我唱歌跳舞，非子夜不去。有時情深了，便停在花心上，緊緊地擁抱着我，安睡到旭日東升。唉！多麼值得回憶的往事呵！』

『誰知春去夏至，太陽的光暗熱起來，風雨也狂暴了，可憐我的容顏，一天一天消瘦，香色一夜一夜遜褪，負心的竟拋棄我而去愛荷花了！當牠在園前飛過，旁若無人地過去，無所顧念地過去！』

『世上一切原來如此，何況愛情！當相戀時，無非羨你芳年時的容顏，垂涎你

清白的肉體。殘落了，如草屢棄之不惜，有何求呢！」

「花謝花飛飛滿天，

紅消香斷有誰憐！」

她忽又翹首望蒼天，深深祈禱：

『上帝呵，把我的落花，吹入江海中去罷，連怨恨葬沒在一處！』

正在祈禱之時，園邊的小門內步出一個清瘦的女郎，形容慘淡，淚痕隱着兩頰，有無窮衷情，苦于無處訴，悶在心頭似的徘徊園中，看見紛繽落花鋪滿地上，忽悠悠地唱起葬花詞：

「手把花鋤出繡籬，

忍踏落花來復去。」

她的幽怨，長恨，悲哀，傷心的靈魂，驀地乘歌聲罩上女郎的心頭了。她自己

似乎放下一肩重擔，找到了代替者：

「黃鶯唱啞了婉轉歌喉，

蝴蝶倦飛了翩跹粉翅；

晝夜不離地婉戀在旖旎花旁，

依依狎戲，不捨歸去！

幾陣狂風暴雨無情而來，

片片的落花，隨風飄飛去，

空留顛顛的遺顏在枝頭，

誰還有如芳年時狂熱的眷戀！」

——于牡丹花謝時。

別離

(一)

老大嫁作商人婦，  
商人重利輕別情。

——琵琶行。

怎麼不傷心淚下涔涔啊！在別離之時，何況是正在青春時代哩！韻霞嫁後還未  
蜜月，丈夫就爲了生計的關係，無可奈何地眼淚絲絲，依依地別離心愛人而去異地  
作客了。

她倆在將離的一晚上，神色異常的慘淡，心坎脈脈地跳個不住。一幅鴛鴦被，  
蓋覆着將離的情人，更覺得難說的愁鬱！兩相不自主地擁抱着深深地接吻，無言地  
流着真情的淚，兩頰淋漓地，濕透了枕頭。這時候，她倆的心浸在愛的深淵裏，覺  
着人事的難堪心痛，莫甚于這將離的頃刻了。

一盞桌燈，隱約放出澹淡的光，閃閃地照着涼意的臥室。窗子半開半掩地，一  
輪素月，晶瑩皎潔的射映着後山上的雜亂無序的樹林裡的紅綠的葉子；陣陣的和  
風，吹得樹葉蕭索作響；窗帘，偶然動了幾下，冲破這如死的夜的靜寂。

突然有隻夜鳥，撲翅一聲，打屋檐前飛過，「行不得也哥哥」，極淒切地啼出

這麼一句。他輕輕地按上雪白的臥帳，無神打探地向窗外一望，心頭驟想起這麼的靜寂，鳥爲甚在這風靜月明之深夜中，無盡的空間長征；並且唱着這麼直襲人心坎的句子來。這恐是爲我倆而啼吧，抑牠的遇際，也如我倆現在一樣的將離呢？

他的心潮澎湃不息：朦朧的兩眼，盯着天上的明月，珊瑚地走入烏蠶的雲裏；夜風又拂拂着，頻頻輕吹窗帘。不一會，他不經意的信口歌出：

『令人讚美的烏雲呵！』

韻霞也偷偷地揩乾淚珠，打了一個呵呵寒，撒嬌地凝望着他，隨手把紛亂的髮髮，掠理得整齊。聽見他這句頗有詩意，使人遐思的語句，心中頓時起了不知名的感覺，將軫念亂思的調兒，平靜地消滅了。

『該詛咒的烏雲，爲什麼遮住皎潔的明月！』她也學着他丈夫的語調說。同時不可形容的含情秋波，如痴如醉的望着。似乎她這句話，故意發的，看情形，急

於冀求她丈夫的答語。

而他彷彿長夢初醒似的詫異，奮勇地從被窩中坐起，徙倚着牀柱而睨着她的豐滿而蒼白的柔腕，和紅潤的玫瑰的兩頰，從容地笑着道：

『爲甚麼該咀咒？』

『那麼問你，爲甚令人讚美？』她嫣然說。

這時明月被烏雲叢蔽了，夜天分外的沉寂，燈光閃閃地照着，被輕風吹得微微地搖動。

不知怎地，唱「行不得也哥哥」的夜鳥，忽又飛回，彷彿棲在後山的樹枝上，對她倆又唱那調了。

『行不得也哥哥』，她也說着，淚珠已流下了。心中軫思着：「別離是多麼悽涼的事呵！明天早晨，就要分袂了。難堪呀，我倆離後的心懷！」



「也許烏雲會遮着青天，大雨滂滂會在他未起程之前。你看月已不明了；祈求上帝，竟如我願的『下一天暴風狂雨！』」

「然而，總有一天太陽的再出，他終于要別離而去。只是我的狂情難遏止，多留一刻兒也好！」

他偷眼着她的凝視燈光，似乎有莫名的憂鬱，罩在她的心上。淚痕尙瀆留在眼角。

『心愛的，別憂愁！人生是不能老是啊家的終生臥在圈裏，片刻不相離。』他極力安慰着。這時的手很緩和地縮回被裏，按在她的胸前，摸着軟綿綿的使人麻醉的乳兒。

『我雖遠離而他方去，可是心兒仍如現在一樣的在胸脯上親近你，眷念着你。頂天立地，我決不認他鄉爲故鄉，而如無羈的馬在烟雲花柳中馳聘。』

她拭了一拭眼淚，慘然嗚咽地道：

『明天下大雨要去嗎？去後幾時才能歸來？』

『雨如落得不止，那忍不去。我實在捨不得離開你，遠去他方，怎有着慰安的人呵！』他說着也滾淚了。

她倆又復互相擁抱着睡了。燈光從淡黃而轉成灰白，忽閃閃地一亮，無端地自熄了。黑簇簇的夜晚，除三五顆的殘星掛在空際，月兒已不知隱宿于何處，更萬分的淒涼。

倦然而模糊入夢了，呼呼的鼾聲不絕地打着。她夢魂裏的心靈，愉快得時常起嚶語：

『上帝竟如我的願望，兩兒下得不息。我的心愛人，就可不去了。這多麼慶幸的事呵！』

正在狂喜的當兒，雄雞喔嚨地高鳴了。晨光如碧水的明澈，星兒若隱若現，還有幾顆在淡雲際裡，現出微弱的光亮。

她醒了，忙把帳子揭開，抬頭望天空：呀！不像雨天的天氣，萬里無雲，晴天一碧，一輪朝陽，已在東山窺視寰宇，面龐帶着無限的笑意，它尙不知在這清晨有一對將離的情人，正爲了他而不歡而傷心！

這不願意而幽悲的別離，如今在剎那中。

(11)

離情別緒，纏繞住他的心。愁淚無主地向肚裡暗流，離開家門之一剎那，宛如千刀萬劍，直向他的胸前亂刺。

慈母倚着門檻，目送着他起程。她則含淚坐在房中，他回首看看她發愁的狀態，想想她難過的心情，雙腳實在無力前進。不是同伴們的催促，那又要作兒女態的遲延不去了，或者任性地大哭一場，以消失心中的眷念，戀戀不捨的悲愁。

心中悠然想着，脚步勉強似的隨着同伴們離開她們了。路旁的山色，怎樣地黛暈，然在他的心目中，也不過是黯漠的暗示罷了！

沿途莊嚴的山上，青青的樹木，密密地叢生着。幽邃的景色，使人陶醉，忘着心中的愁思。清澈如鏡的泉溪，淙淙地音樂着。那一波一紋的蕩漾，如錦綉上織着無數美麗的花浪圖案。小鳥兒嘵嘵地漫歌，一曲一曲地，歌聲裏滿含蘊着血淚的挽意，或帶着煩悶的戀詞。旅客們都低頭靜聽；年青些的，竟而住足不走，甚至於聽罷而下淚！

他愁念着家中的愛人，對於這沿途的種種景色，簡直沒有一分的欣賞或感動。

他的寸心刻刻惦念着家中，眼前的形形色色；分毫不動他的視覺。

心中憂愁得無可排洩的時候，只得落在同伴之後，很很地在草路上用勁地踏着，以期心中的悲苦，消于虛無之中。

日暮，投宿寓舍。于晚餐後在日記上記載下一天的苦楚，和心中的愁思。偶然不經意，將記下的詩歌朗誦，極其淒切的朗誦，惹起店主人的驚奇，與同伴們的惑疑。他們都以奇異的眼色，深深打量他一會，不知他爲什麼而悲愁，這樣的帶幾分瘋痴的傻氣。

他在夜中，常常不自覺地喊着她的乳名，或竟以旁邊臥着的同伴，錯認爲心愛的人兒，毫不羞怯地朝着他接吻；那人突然的被驚醒，奇怪他的所爲，而他自己還朦朧地完成心中思念的美夢。

誰不詫異他的心情，那終天不歡，內心有重大心事一般的愁容，忽凝思而長

歌，忽低頭而嘆息。一羣同伴，沒一人與之攀談。他們各各的前進，有時唱兩句二黃調子耍耍心。而予他無限的感動，撥動他啼哭的心絃。

路之遠近，日之早晚，確實不在其意。他的心真如東風似的倏忽地吹還家中的新房裏，與新婦相印着。

明月隱隱在東山，暮氣茫茫的黃昏，他又在一家寓舍中歇下了。

荒村的景色，惹起旅客的哀愁。他想念着家鄉山居的風味，獨自一人倚坐在寓舍後面清池邊的青石上，瞻盼對山的三五茅舍人家。淘米的少婦，蹣跚地從柴扉徐步到溪邊，在那零紛的亂髮上，瞬出她是才從田原上歸來，滿臉帶着疲倦的容色。

四周寂沉，小鳥也棲在柳枝不噪了。一切的聲音，都平靜下去。那少婦淘米的水聲，使人暫時忘情于一切，而覺得這異味的感覺，在旅途上是難得的安慰。

俄而，何處的洞簫聲，清約地傳進他的心。在這荒村之上，一般爲工作而疲倦的農人，也在這月白風清之夜，自尋慰藉，吹出心中的勞苦，這是多麼自由自在的事呵！

一輪明月，皎皎地緩步在夜之天。悠悠的水，倒映着坐在青石上的顛顛的人影。一陣夜風，吹縐了鏡般的池水，影兒也漾漾不明顯了。

他仰望蒼天，凝着明月。明月欸欸地行，在雲天上，笑容可掬地瞰着他。似乎對他的衷心，洞悉到毫末。故意地不眨眼的亮着，而他在可愛的月光下，忽又起鄉思了。

她——他的心愛人，恐也是獨坐房中，倚牀欄而望月，如他一樣的愁悵吧？

「一種相思，

兩地閒愁。」

荒村的小狗停住了吠聲，吹簫的人也入睡了。除了水流的聲音，和溪邊茅舍中人的鼾聲，別無聲息，真靜寂到怕人呀！

他回到寓舍裏，睡在稻草的牀上，那臭氣薰人，令人要頭痛。輾轉牀間，不能熟睡，客旅之苦，使他加倍悽楚，鄉愁。

百無聊賴的異地，嘗夠了愁思的滋味。

晨光熹微的時候，就起身在櫃上做人吃人的交易了。在櫃前固然有紅男綠女，一天到晚的絡繹不絕，中有凝視微笑的，也有含情顧盼的。但是，這那異能感安他在異地的心喲！

每在黃昏夜晚的時候，懷悻地跑到饅頭山下的荒野上，慢慢地躑躅徐踱。廣漠的田原，和高聳的山巔，使人聯想到人生的別離之苦。紅紫的露，火燒似的饅頭在天之一角。一層淡白的霧，罩滿突出的饅頭山的高峯。心中便這樣想：上帝能予人所



願意要求的，那我立刻化作輕烟，飛升天際；或變做隻杜宇，不如歸去的唱出我心中的愁曲，震動空間，使遠在千里外的人兒，聽見而得知她的丈夫在異地是怎樣的戀情和鄉思！

淚珠常掛在兩頰上。一番鄉思之後，揩揩自己的淚痕，又怕人笑他愁鄉，捨不得家中的老婆，在人們之前又強顏地苦笑了。

夢神分外的和他親近，只要一臥上枕頭便翩翩地來了。

無論夜長夜短，都是夢着在家鄉，有一次他曾做着一個愉快的甜夢：夢見他自己似鳥飛迅速，頃間就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家鄉，山溪田宇，樹林墳墓，在在一樣，沒有些許更變。他的心愛人恰提着籃兒在曲折的田徑上走着。這時遠近無人，沉沉地的黃昏，他倆不期而遇，心中有無上的欣慰。愉快之下，不顧忌地在徑旁擁抱着深深地接吻了。

徑邊的修竹林中，有一隻多事的烏鴉，伸出頭來，瞥見他倆的情愛，一股醋意的妬心，啞的大叫了一聲。

他倆彷彿飲了仙酒之後，陶醉了的心兒，不覺什麼：

忽又夢見在相晤的時候，平空又分離了。淚珠雨下，說不出的慘淒，在臨別的相顧之中。

孤單地作客于異地，心兒老是思念着家鄉。悲苦的心情夠多麼悲苦，何況身歷其境的個中人！

枕布濕遍了鄉愁淚。

正青春時的心，多麼狂熱而有情呀！飄泊在寂寞天涯的異地！怎說得盡滿腔的無限傷心的事！

(三)

一年一度好秋光，

碧山幽水改換了淡素粧。

我的好人兒，

流浪在遠方。

望盡歸來路，

儂心夢思想。

趁這時光歸來吧，

你認他鄉是故鄉！

——秋懷。

韻霞自從丈夫遠離後，心魂不安，對於任何事物，心中必連念到在異地的丈夫身上。

幾陣秋風一發，草木先後地枯黃了。她在憧憬的夜夢裡，心中思想着他衣衫不知可會隨天氣而加減不；有時天氣逾常，秋天反比夏天熱，她又掛念着他是否在旅途上感冒着暑溽。時寒時熱，她的擔憂實慮得早晚放心不下。在人前她却假裝怡怡融樂的模樣，自以為安適得很，並不因丈夫別離而憂愁。其實她的淚痕，常隱隱地現在眼角之下，眉顏鎖得緊緊，不容人忖想，就知她在深夜的枕頭上，如春雨似的流着相思之淚，是無疑的！

「過盡千帆皆不是。」

斜暉脈脈水悠悠。」

她的心情，如此的愴念，嬌心裏刻刻想着丈夫的歸來。太陽在藍蔚天色的早

晨，她的髮如亂絲的紛紜，獨自往小溪去汲水，小鳥棲在柳枝上梳理毛羽，霧氣濛濛地罩在溪之上。雄雞的喔聲，遠近共鳴着。這時的一切，都在睡眼惺忪之中，伸腰打呵欠，眼癢像還未十分睡足的樣子。

愁人的淚珠，又無端地落下了。她不眨眼地凝望着悠悠的溪水，脈脈的情意，突然的惹起心中這麼如癡的幽想：

「流逝的溪水呵，你可要流到我的丈夫那裏的地方去？諒想必定要在他的旅舍之前流過的。那麼我乘無人的早晨，輕輕地告訴你一件我日夜縈念的心事，一句真情實意的言語。我的他的心，在家中固然是明白的立誓決不負心呀！但恐因時而變，因地而遷，難保定不破壞蜜約喲！好呵，任怎樣，我煩懇你老老實實地告訴他，那形容顛顛身條瘦長的少年，說你在早晨經過一家門前的小溪，有一個滿面淚痕的少婦，佇立在溪旁含淚凝望。她的心中，是縈念着蜜月未度即別的丈夫，遠去異地而

慈恩。她的慾望，現在只冀丈夫早日歸來；感安獨宿的她的苦悶！」

夕陽斜的近西山，她無言地獨上西樓，敲着窗欄，遠望在疏林初升的一鈎新月，似有無限的情意，欲傾訴似的。

遠遠西天的晚霞，火燒似的通紅而又充滿了情意，在這黃昏的暮靄中，任誰心中若有愁思，都會望這一片彩霞而興嘆，想起不堪回憶的往事！

縈念的心，又使她思腸千轉地在吟：

「晚霞映疏林，

傷感襲我心。

遠去的人兒，

消息空渺渺，

自別離之後，

曾未得鸞字。

黃昏孤坐樓前，

眼看飛鳥歸來；

可知晚霞之下，

韻霞正在韻霞。」

她反復地吟了幾遍，如亂絲的心靈，似乎得了安慰，愉快地依着窗牖慵地入夢境了。

心神惶惶不安，無聊地睇着花園中的幽景：柳枝上的鳥，幽揚頓挫地歌着。正在怒放的花兒，鮮艷的麗容，映成滿園的春色。

忽遠遠見她的丈夫，華衣美服，和一個文雅芳年的女郎，手握手地踽踽地前來花園；那女郎舉止輕嬌，如雨下鮮花的姿態，不可名狀。綉絹的羽衣，窸窣地隨風

而舞。不一會，他俯步至園中亭裡并肩相依而坐，凝視空中的飛鳥。忽又對面喁喁地密語，那纏綿的情意，令人十分羨慕。四顧無人，他倆又擁抱着深深接吻。

韻霞一睹此狎襲狀，心大狂怒，信心地破口地大聲罵道：

『負心的，一無心肝的！你怎麼和這狐狸精相周旋，有何面孔在人間世呢！』

『唉，』伊忽又轉念自慰，『世上的男子，誰肯一心一意地眷戀着他的妻子，而沒有外偶呀？』

她的丈夫，緩緩地仰望着伸首在樓窗的他的妻子，并不回語，只願他倆手握手地步出花園走向遠遠去了。

這她介意于懷，鬱鬱不樂，放聲號哭，忽地醒了轉來。明月已升到了中天，萬籟沉寂，陣陣夜風冷透玉肌。她慵懶地躺回牀上，輾轉難眠，心中如煎油一般的難忍。她想她的丈夫，總不會如剛才夢中那樣的逃離無情，霍然起身燃着台燈，伏在



梳裝台上擺放擗管，悲從中來，愁淚滲透芳牋，匆匆地草着蠅頭的墨字。

我親愛的丈夫大鑒：

自從淚別，轉瞬年餘，雲山阻隔，芳心爲勞；你獨居異地，諒亦以東西分飛莫抒結轡爲恨！

茲值秋光宜人，祈即束裝歸來。孤燈之下，兩相傾談闔別積愆，異鄉野花雖豔好，究非久棲之處也！……

她寫到這裏，心中莫釋的悲哀，格外汹涌得利害。擱下筆兒，抵着櫻唇，懶洋洋的凝視着閃閃的燈光。這時空間飛過一羣夜鳥，似哭的哀啼着「不如歸去，不如歸去。」

她又轉一轉念，夜鳥之哀啼，或許也在異地的他的窗前也一樣的啼着，攪動他的鄉愁而首途歸家了。

她閉着目，沉沉地伏在台上做着美妙之夢。

## 瘋少年

是在初夏的一個晚上，我從鎮上的朋友家吃喜酒回來，此時人家的門兒已關閉得緊緊，大概都早已進睡鄉去做愁或甜樂的夢了。空間寂靜萬分，天色昏黯漆黑，月亮躲在雲之幕裡，含羞不出；星兒更不敢參差橫斜，停滿天空。輕風有意無意地吹着深處的密林，發出清幽的聲息，韻和這般漠漠的夜天。醉酣欲醉，酒意正濃的我，手提如意燈籠，在路上遲緩的走着，淡淡的燈光，照着前面的狹隘的路徑。

一步一步地走，醉意漸漸地醇濃了。夜鶯忽然斷續地唱出悲慘的怪調：從幽林深處發出，衝破夜天的沈默。

我的心門，也被沖開了，無端地想起青年人的心，是需要愛情的；像他——鎮上的朋友，他的心已滿足了，有情人成了眷屬，可算死而無憾了。只恨世人不能同一命運，一樣如意算盤，打到最後一銖：有求愛而不得，徒然單戀，貽誤終身的；有因此而闖下大禍，危及性命的。有……唉，總之，悲慘的事，十之八九都是爲了求愛。我正在低頭思念時，忽地更叟一聲，一個黑影，隱約地現在眼前。使我吃驚得退後一步，心兒碎碎地跳動，顫怯地問道：

『是誰？』待將燈光照到他身上，視覺才告訴我這是普賢瘋子呵。

一頭散亂不堪如鷄毛窩的黑髮，兩顆呆笨不動的眼珠，凝視空中。穿着顏色褪得一塊紫一塊白的一件竹布長衫。赤腳立在土地廟的旁邊，一言不語。

此時輕風吹吻着樹葉，由弛緩而緊張。電光閃閃，似要將雨之勢。他有家不去，獨自一人，摸索的東站西坐，在深夜中受風寒的霜雪：我想到這里，眉皺眼蹙，忽生憐憫之心，咀咒蒼天和命運播弄人的可惡，心頭一股酸溜溜的酒氣，時常反噁，好生不快！

『普賢，你爲甚半夜三更在外面不去家呢？』

他經我大聲一問，不回顧，也不做聲，悄悄地走了。

我等他走後靜立了一會，也就走了，到家忽忽地推開門兒進去。

一盞半暗半明的美孚燈，疲倦地站在書桌上。家人都睡熟了。裹抱着小女孩曲肱地歪躺在小牀上，正在酣睡。我不便弄醒她們，吹熄燈籠，恍惚地揭起布帳，無言地躺上大眠牀，托願假寐。一股酸溜溜的酒味，陡然又直湧上喉頭，作異樣的難堪。

悲哀呵，普賢正青春，心中的情火，多麼狂熱而兇煞啊！心中這樣的幻想了：

普賢在十五六歲時，是很羨慕着姑娘，讚美姑娘的。那時他又漂亮又文雅，不比現在這般狼狽形骸，繁腳不堪。

當年，我們村裏，有個美麗姑娘，蓬鬆鬆的海髮，自然地垂在前額；縷花的雙頰，襯着櫻紅的嘴唇；面上的筋肉，豐滿而皙白；一雙俊藕節似的玉手，愈使人消魂。走起路來，蹣跚地如風中之細柳，花前之浪蝶一樣的嬌娜可愛；一對三寸金蓮，更非凡地出色而雅觀的。

普賢，性情和善。天資聰明過人，會織毛冷繩的衫領。毛繩衫領，那時是無上的時髦品。一般的少女，都以此為耀美。所以愛出風頭的都有條毛冷繩的衫領。

他羨慕那個姑娘，想到極度了。難以言語形容得出，除非他自己理會得！

他乘星期日或課餘之後，躲縮地去偷看那個姑娘。有時藉事由到她家中去閒談。久而久之村人疑心病發作了，大家忖想他倆已有情意，背後有滋味的議論着。穿馬褂者，更大不以爲然，搖搖頭長嘆禮教之淪落，喟風化之掃地！

那姑娘有個小弟弟，和他同學。因了姑娘的關係，他們感情更親密，他愛好她的小弟，無異於待自己的弟妹，有些地方，還比較更周到而親熱些。

有一次他和她的小弟弟說：

『你喜歡毛冷的衫領不？』

『喜歡的。』

『我替你織一條，好麼？』

『好的。要算數，你不能混我。』

『自然的。吶，你姊姊今天在家嗎？』說着，以手撫他的頭髮。

『在家中。』

『去，到你家中去織。』

于是手牽手的，願意到他家去，他的姊姊恰在窗下做活。普賢被催逼不過，只得開始織了。一壁織，一壁「辭翁之意不在酒」的向四壁的字屏凝視，其實在偷眼心愛的那美麗的姑娘。他的視線，似含着一支愛情的箭矢，直射中她的心坎。她看見他的舉動也有點會意，不一會兒，便停了縫紉，羞羞怯怯地走過來，含笑無言的立在普賢的背後，留神看他怎樣的織法。

『你喜歡學，我教你好吧？』他回轉頭，笑迷迷地說。

『好——』她羞答答地，臉兒緋紅了。

因此他倆各露出一個微笑的臉來。千載一時，他便乘此機會，和她面對面的，不彈頭的結着而指導她，待把物件給她實習起來，可又窮了：針不知怎樣捏，線不



知怎樣放，她撒嬌說：『笨極，我學不成，』卽把領子放下，離開了他，而他忙接着說，『容易，我來教你。』好像小學校的教師，教幼稚生描本的樣兒，立在她的背後，握住了她的纖細的玉手，依他的手動着織結。她頭髮上的香氣，直沖進他的鼻裡，藕節似的手，怎樣的軟嫩。第一次親近異性的他，是多麼愉快，狂熱的內心沉醉了。

她家隔壁有個寡婦，天生一張多事的嘴巴，終日不是議論人家的長短，便是搗鬼，造空氣。一日，帶着一股假正經的態度對着有麻的王嫚嫚說道：

『如今的姑娘變了，面皮三尺厚，銃也打不通！時常與洋學生打譚。』

麻子王嫚嫚湊着說：

『不說別的，單看你家隔壁的那個姑娘，也變了……』

村鎮上起了反常的不安，街談巷語，交頭接耳，都是談論着普賢與那個姑娘。

大約過了一年，他到城中明倫學堂去讀書了，她也嫁到十里遠的山村裡去了。「歸甯父母」一年至多三五次，有時他在她不在；有時她回他未回，很難得再碰晤，更說不到傾談了，於是，愛情也像輕煙般飛化了。

明倫學堂，是績縣的頂開通的學堂，男女同學。然而教習大半都是前清的老秀才，禮教的遺老，關於堂內一切的事，採取嚴的政策，而尤以防男女那件事爲甚。女生的自修室，安置在堂長室的旁邊，男生永不得擅自走入。如此，在他們以爲防備得十分周密了，其實，怎能夠？青年們的心，是任什麼也關不住的。

有一個女同學，年紀較大，生成如花似玉的嬌體，豔裝上紅紅綠綠的美服，宛如牡丹花之襯了綠葉的一般地鮮艷奪目。普賢乘教習不在時，私跑去女生自修室，窺覽她的工作。無事尋出事來，無話尋出話來，與之談天說笑。有時自薦爲她做之乎者也的文章，繪彩色的圖畫：津津有味，毫不感覺煩倦。

爲其如此，他常給教師們遇見。遭兇很的責罵：

『怪東西，亂跑！』

然而他的心仍如無韁的野馬，不受任誰的束縛。

有時煩悶極了，心中不快，他便將西廂上：

「千般嫵娜，

萬般旖旎，

似垂柳在晚風前。」

「怎當她臨去秋波那一轉，

便是鉄石人，也惹惹情牽。」的詞句，翻復朗誦。

詩經上的「關關雎鳩。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一首詩，他當做晨禱  
晚禱的頌歌，在大衆之前，無所顧忌的高聲地歌着。在一個沉寂的深夜，他恍忽瞭

臆地做了一個美夢：

是在一個晚上，明月如鏡地停在中天，學堂後院的園中的紅花，似醉地搖曳在晚風之下。夜鳴之蟲，彷彿在花叢間唱起纏綿的戀歌，與牠的情人合歡着。愛意充滿可舞可歌的夜天，怎不掀起洶湧的情波？

正在搔首思念之際，柳絲拂拂，隱隱地現着窈窕的情影。一陣芬芳清香，由晚風送來，使他的心花怒發，信口地唱：

「是誰呢，

徘徊於翠柳之下？

清香氣息撲人鼻，

未窺花容，先惹人心醉！」

那個女同學躡着脚步而行，悄悄潛潛，聽着這含有情意的婉轉歌聲，紅暈了面

曆，徐徐地賤出翠柳之外，發出有情意的微笑。

其後，她倆的感情，循序而進，趨入甜蜜的一境了。每在月明之夜，翠柳之下，一對情人，談不盡幽美的情話，眼角處，各含着愛的秋波。

最後，她倆都穿着最美的衣裳，并肩立在大廳上，向愛神前跪拜，儼友儀人，洋洋地唱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結婚頌歌。

.....

鐘，鐘，鐘，鐘鳴十一下，一個翻身，便惺忪地醒起了。黃金也似的夢，忽然變成黯淡的回憶，增進相思的熱度。然而一轉念，這個甜夢，恐是將來美滿的預兆罷。心血沸騰到極點，不自禁地埋頭在書案上作綿綿的情書，致他的意中人：

我的愛妹：

你的仙姿身度，黃鶯般的喉音，早把我的靈魂攝去了。傾談心曲，蓄意已

久，苦無機會，不能如願。這種說不出的苦楚，讓你同病憐憐的。

今夜我夢見你與我愛情日漸地湛深，結着完滿的碩果，將成爲一對可愛的夫妻了。我愛的，你願意此夢早日實現麼？

我深望你日夜祈禱，真誠許會感動天神，總有一天如願的完成；如不然，最低的慾望，我倆以友誼之情，彼此相待，而我也無任愉快了！

不要吝嗇文字，請回我一封甜蜜的信兒。

你的普賢在深夜寫：

寫完之後，心頭突然一鬆，萬分的惆悵，彷彿如鳥之飛去，無影無蹤，只有安樂愉快的內心，便偷偷地趁此沉寂如死，無人知道的子夜，把情書去放進她的抽屜中，夾在一本必讀的書裏。

爲這個，他一夜不得安眠，幻想萬變，忽以爲此信無異于婚約，忽又願慮這是

不查底細的勾當……

然而，事出不料，爲這封信，鬧下大禍了！

第二天一清晨，堂長查檢抽屜的秩序時，在那女同學的書桌的抽屜裡不幸無意中檢出這封「豈有此理」的信，堂長老火冲上雲霄，喊普賢到他的室中，掀起莊嚴的面孔，厲聲重責地劈頭一句：

『你怎做出這種畜生的行爲！那封信，若給校外人看見，不是弄成笑話麼？正寧不足，邪教有餘，論本堂長的辦法，應即開除！姑念你是初犯，從寬處分，記大過一次吧！』

這麼一來，堂長教習們開全體會議，提出「斧底抽薪」的根本辦法，把女生轉送女子學堂去。本校不再招收女生，杜絕意外，而整校風。

自她去校之後，他像失去一件無價的寶貝，時感空虛，無聊的不充實，緊鎖

雙眉，悲哀闖入他的心門。煩惱的長途上，他獨自一人無聊地踉蹌走着，不顧狹路隘道，也不恐怖山高水長。其他，更不在意！心兒只是刻刻不忘的思念着那個女同學。

一種失意的心情，像不知如何才可以抒吐得出，忽面容變爲悲慘色，聲淚俱下的哀啼了：

「寂寞的人間，那有永久的情伴！」

忽又呈狂喜色，高亢而歌：

「我欲駕雲上天去，尋個艷麗而純潔的少女！」

他異常了，他異常了，休學回家，鎖日價的一手持了書卷，一手捧着酒杯，一口一口的狂飲，喝得酒瓶中的酒將盡的時候，再來高聲唱幾句不成調的詩句。有時放下酒杯，用手猛擊桌子，學岳武穆的怒髮冲冠的勇氣，欲斬盡天下一般的妖



鬼，及反他意的人。

他奇怪了，他奇怪了，無分晝夜的，無牽絆的隨便在荒涼的空野或叢叢熱鬧的街市上，看見老婦人，姑娘們，立刻口沫滴滴地流下，一眼盯着，喃喃地說着讚美的話兒，甚至于誤喊意中人的乳名，追上去撲抱接吻，嚇得人們沒腳走，無處可逃。偶然抬頭望見牆上的招貼，從頭至尾，毫無文氣的吱唔讀着。又兩手指着蒼天，畫着字形，不知道他寫的是什麼動情的句子，或者是畫着他惦念的美人的芳名。

呀，瘋了，他是瘋了！爲求愛而不得，被悲苦纏繞住而瘋了，這是多麼不幸而傷心呀！

有些要好的人，將觀察所得的情狀，不相隱的直告訴他的母親：

『……按普賢的年齡，已經到結婚的時期了。大約青年人的心，一到青春，沒有心愛的伴侶，是怎樣的寒心呵；得不着心的歸宿，是怎樣的苦悶呵！你想，他口

中喃喃着，卻是男女情長的話；大街之上，看見姑娘們使垂涎三尺，——這個，應該把已定的老婆，接過來沖沖喜。或者病，恐會因此而痊可。」

他的母親，爲了他心經昏潰了，在無可奈何中，只依大家的說法去做了。

過了幾天，普賢的孤單寂寞的牀上，竟然有一個作伴的女人了。

洞房的晚上，他痴呆呆的站在牀前，眼睛無神的凝視着擁擠的人羣；有時盯着戴鳳冠的新人，忽而憑空哈哈大笑，手舞足蹈。有時忽又羞怯怯的躲進牀下去，蒙首不出的淘哭，似乎惹起青春虛度的感傷！

他的老婆，一股鄉下老的氣息。粗糙的身軀，黃紅的頭髮，沙鏗似的喉音。還有一雙不端正的大脚，後跟突出來，如奇出的崖石。而普賢呢，是不管美與醜，羨愛總是一的，所以在青天白日，前前後後，伴隨着刻不相離；往溪邊洗衣，也隨尾回去，一種扭扭捏捏的瘋態，使人看見要笑煞；廣場人衆之處，如閨房中一般的

污褻猥戲，旁若無人地抱頸而接吻，坦白率真地解衣而摸乳。他瘋了，他不知世間曾以此爲恥，人所不齒的黑夜事。

隨天天與不識世務，時作丟臉的瘋丈夫爲伴，這自然于她沒有多大的樂趣，反正使她悲抑，厭世。秋風颯颯，秋雁啾啾之際，她終於古楊之下了！

他的瘋病，依然如故！

三絃琴的幽音，高昂低沉的從遠處吹進室裡來，他的母親突然醒悟，欲把兒的命運排算一下，看看後來究竟如何？於是急忙走出門外，招呼算命先生：

『算命先生，進來，這裡有人算命。』

『噢。』巫人答應着，以拐杖探摸走進她家的門，在庭旁的椅上坐下，略停問道：

『是幾月幾日幾時生的，肖什麼？』同時工尺工尺的拉着琴，靜聽裏絃外絃的

叶不叶。

『宵猴，十二月初五日，子時。』她遲疑的說着。

他沈默了一下，三絃琴便婉轉地響着，發出一種有律的調子。

『論他的流年……幸有紫微星化解，可卜無憂。』

她却聽得有些着急，顫抖抖地問：

『命裏定數要瘋不？』

他發覺了秘密似的，聲音故意提高些：

『……嫂嫂，年青人，討個老婆，瘋病要好了。命上的煞，冲冲破就可望平穩

了。』

卜好，付了命錢，算命先生便走出門去了。

『討個老婆』這四個字，頓時在她心上，以爲兒子的病，確實只有替他討個老

婆可醫治了。

因此她日夜不安，急于替兒子討老婆。四處託人做媒，聽說在一個僻偏的地方，選到一個「交關好」的處女：今年恰上二九，身條矮小，一頭金絲的黃髮，宛如一束蕪草，自有生以來，不曾梳理過；面容活像五猖鬼樣，二顆眼珠極不靈動，似無光的黑點；兩頰豐滿得如羅漢；說起話來，不如初學語的小孩那樣清利，那般富有興趣，三句便有二句，惹人笑痛肚皮的奇話；兩乳已如高峯的凸出，走路歪斜地涉着足。如此的處女，在這世界上很希少，彷彿生長在矮人的國度中。月經初次來的時候，她告訴母親道：

『不好了，我瀉出血兒來了！』

遠近四處，常以這事爲酒席上，或納涼處，作談笑的資料。

後來爲了婚禮的糾葛，兩造就作罷論。而那處女，却極怨恨的說：

『可惡的娘，爲何不把我嫁給普賢哩！』

普賢的母親的慈心，永遠不死，事後仍舊四處尋訪，替普賢搞老婆，以爲瘋病總會有痊癒復原的一日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他的神經日見衰弱，智慧更不必說了，至今將近五年，仍然如石像似的不言不語，時常佇立在鎮中的石橋之上。而老婆還未討到手。

對於愛的真心，而他至今也還未完全消滅罷。在他自己認爲快樂的時候，便驕傲地用黑漆，在粉牆上寫着從前致瘋的女同學的姓名。唉，這是不堪令人回憶的往事！

悲哀呵，普賢的一生。

我幻想到這里，不勝地嘆息着，淚珠滾滾流下。妻子已迷濛地醒來，張開惺忪的睡眼，微笑地說着。

『你吃喜酒，什麼時候回來了？』

我似沒有聽見，凝望閃閃的燈光。一般酸溜溜的酒氣，又遽然直湧上喉頭，作  
異樣的難堪！





## 她生病了

『家中有信來，叫你回家去，』爸爸對我說。

『呵，什麼事？』我疑惑地問。

『說是你妻產後有病。』

我聽了這句話，彷彿是一杓冷水，在寒天潑滿我的項上似的，全身起了一陣顫慄，幾乎抬不起頭來，如木偶般坐着不動，靈魂兒早已飛到家中了。

無容諱言，我是一箇愁家者。真是生計以威權之鞭，驅使我流浪在異地，飽嘗愁苦。假若有機緣呵，必如冢地睡在欄中，依戀於可愛的故鄉。

身在異地，心骨却無時不在縈念着家，愁思着妻；極端願望，如能在夢境中，飄忽地去，飄忽地來，從中嘗離愁晤樂的滋味。

但是這回卻不然了。雖然依舊一樣住在異地，整天的沈溺在愁城，沒有一件可使人愉快，快感，留在眼底心下的事。如今，突然聽到這個傷心的消息，覺得故鄉，無時不在縈念愁思的故鄉，也荆棘叢生，疏林暮景，無甚多大的意味了！

『明天有伴，就去家一趟罷。』爸爸又說着。

我只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心裏暗自在想：

『有病要吃藥，我去也無用。』

而口裏却簡單地回着一個「好」字。指尖點敲着桌子，發出的聲音，表不出

我內心的憂鬱。

『就料理一下子，明天動身。』爸爸說着走了。

我在父親走了之後，無精打彩地走上樓去，懶洋洋地倒在床上，閉着眼睛假寐着。

睡不着，起來了，走到桌邊去收拾桌上的零亂的書籍，安置在網籃裏。復從衣箱裏檢出幾件換洗的衣裳，打成一個包袱，預備明早就回家去。

一面在理物件，一面却在幻想；腦海中幻想出這可怕的印像來：  
覺得病着的妻形容憔悴，骨瘦如柴，苦思的在咀咒我：

『忘掉家鄉的黑心者！』

又彷彿她已氣息奄奄，流乾了淚珠，眼也無神了，命汗流滿額角，呼吸不接氣的響着。頃刻之間，像即要斷氣了。

這是多麼的慘悽！幻想到這裏，樓下一陣喧囂聲，驚醒我，不能再想了。含淚地躺在牀上，無趣地看帳頂上老鼠屎的痕跡，好像死板無趣的圖案。

不知怎的，我夜飯也吃不下去了！覺得飯裏，滿含了辛酸的滋味。固然，她病了，我如何嚙得下去呵！

心魂不安，一夜沒有酣睡，醒夢莫定：

忽然我迷濛地病在家鄉的牀上了。

一間房裏，充滿新婚的氣象。綠的壁，紅的牀，鮮艷的字畫，簇新的被帳，我臥着，心中萬分難過，頻頻地寒噤。正在向四處搜尋似的遊移中，偶然房窗外有影飄動，隨又揭開房幔，稍緩地走進一個人來。

我定睛一看，呵，原是我的妻！

她剪齊的黑的額髮，紛亂地披覆着。陰鬱的憂愁的面容，暫時露出平時的天真

活潑的姿態，手裏托着一碗赭色的藥汁，走近來，凝望着我，誠懇而和藹地說：

『喝藥罷。』

『茶要麼？』

『舒服些不會？』

她坐下牀沿，握着我的手，慇懃地問。而眼角裏的熱的淚珠，似要流出來，爲我沉困的病而傷心。

一陣寒噤，我醒了。

「是夢是夢，」我想着。「親愛的妻呵，你病着，我還在異地流浪，牀前少了慰你的人？」

次日，天還未亮的時候，我便起身了。

淺藍的天空，隱隱地浮着幾顆殘星，雄雞喔喔地啼着，三五隻小雀棲在庭前的

梧桐樹上，唱着悅耳的晨歌。

一會兒，吃罷早飯，淒然地與同伴，無精無神的上途了。

我的心，多麼焦灼呀！心想這渺茫的長途，恨不得頃刻之間，如閃電之迅速，到了家鄉，看看病了的妻子。

一路高聳的山嶺，崎險的道路，這次很輕便的，坦然的跑了過去，沒有感着疲困，也不覺得痛苦，步進得只是快而急，像要不久久的時間，便走到我家的門前似的。

黛翠的西山，幽景依然如故，如帶的揚水，仍然繞過流村潺潺地發出清幽的流聲。庭外的橘樹，成對地立着。黑漆的兩扇大門，似開非開着。我看見這些，心房突突地跳動。眼睛裡流出淒然的淚珠，猶豫地站在門口，胆怯着不敢大踏步進去。屋裏沉溺在靜寂中，許是出了什麼意外的事，一些聲息也沒有。

「妻子病得怎麼了？」

「不幸死了！」

這討厭的恐怖，如潮水似的，平空地湧上我的心頭：

終於大胆地跨進門去了，直走到白髮龍鐘的老祖母的房中。

她老人家，四年沒有出房門了，鎮天的坐在藤椅上。唉！這是我的罪呀！四年前，我在城中讀書，不知怎的，染了一身瘡，寒假回家，伴她睡着。後來她自己只覺身上癢，待發覺時，毒已傳染着她，而無法療治了。

由瘡而爛腳，而瘋癱，以致變了現在行動不得的老祖母！

我假裝愉快的顏色，叫了一聲：

『發！』

『修呵！你家來了。』她歡快地說，接着一陣大笑，笑得兩眼無縫，淚也流出

來了。

我的母親，聽着是我的聲音，從廚房裡趕出來，呈着驚訝的樣子，愛意狂熱地

說：

『你來了，一路辛苦罷！』

當時我說不出什麼，只悽呆地點了點頭，紅了眼圈，眶裡含滿了熱淚。

她忽又說：

『你的妻子，近來輕鬆些了。先前確實利害，幾乎不識人事，那時，我真的發急了。還好，近來輕鬆些了。』母親說着，臉上現出涼意的微笑。

這報告病狀的一番話，我漠然的聽着，好像萬把尖刀，齊向我的心刺來。

但她「近來輕鬆些了」，這宛如注射了一針興奮水，頓把旅途上帶來的倦容收住了，疲困也忘却了。一直逕自走過廚房，到新房去，跑進她臥着的室中。



『呀，怎麼變成這個模樣了！』

『呀，怎麼變成這幅難看的模樣了！』

一看見病的她，我心中不斷地驚異而悲傷着。淚珠奪眶漱漱地流下。

她突然望見我歸家來了，強露着笑容，慢慢地坐起來倚着牀門，氣喘喘地

說：

『我也不知怎的弄成這樣！』

哭了，我倆哭成一團。

她與我離別時迴若兩人了：玫瑰色的面龐，褪為黃灰色。烏黑而品亮的眼珠，變為無神的了。清瘦的雙手，現在却胖得如東瓜，作氣的浮腫着。美麗的頭髮，零亂如茅草。設若不是睡在我的牀上，我幾乎認不出她便是我的妻子。我又何曾知道，我的妻子，竟弄得這個模樣呀！

她欲和我談話，轉過身來時，牀裡的嬰孩醒了。

「噫，噫，噫」的啼個不歇。

她把乾枯的乳頭，放在嬰兒的小嘴裏，他啜了幾口，覺得啜不出乳汁來，便放棄吐出，又「噫，噫，噫」的啼着。她再把另外的一隻乳給他啜，也是一樣，一會兒仍是不住的啼哭。

『心恨，一滴乳也沒有！』她怒着說。

『病着，乳汁從那裏來？』我安慰她說。

『小孩子出世之後，我便生病了。起首，以爲受了風寒，不會診治。後來有些不對了，就去請松壽公公來按脈開方，藥服下去不對症，又去請星先生，也無效，便接子源，一連服了一個多月的藥。唉！苦汁，苦汁，我服厭煩了，一聞藥氣，便要噁心。現在只發寒熱，不大煩悶了。』

『藥石總須要吃，寒熱脫底才好。』

『是呵，吃來吃去，寒熱仍然寒熱，無本事的郎中！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我沒有說。

她忽兩頰泛出玫瑰色的紅潤來，輕輕地向我說：

『我不對，發熱了。』

一刻兒，沉默的房中。發出悽慘而悲傷的呻吟。

我輕輕接近她的身邊說：

『我去端壺茶來，』

『不用得。』她說着，凝視着我的愁愛的苦臉。

『你要喝茶，在熱過後？』

『我自己去拿去。』

『你怎能夠……』我不遵她的話轉身出去。茶拿來了，茶杯湊到她的嘴邊，她硬不喝，叫我放在桌上。

她呻吟着，不斷地呻吟着。

夜了，我睡在牀上，深深地惱恨：

『可咀咒的小孩子呵！你怎麼這般的命運，害得你的母親這樣的難受，彷徨於疾病之高原上！我想沒有你，她何至於生病，暈倒在牀上，又那裏有這傷心的呻吟呢！』

『你真不該來呵！來了，使她受這麼的痛苦。』

彷彿迷夢之中，小孩子，不服氣似的回答我：

『枕頭擱高些，摺心想想吧！這是誰的過處！』

我醒了轉來，明白了，仔細睜眼一看，她正在嘔這可憐而又可惡的嬰兒。一匙

一匙的牛乳，灌入小小的小口中。手抖抖的，而又呻吟着，不斷地呻吟着，諧和着「嘎嘎嘎」的小兒的啼聲，從這混合聲中，間斷地猶聽得出她在低唱着催眠歌：

「寶，寶，寶，寶貝呵，別哭吧！」

我又閉住眼睛，不忍細看，蓋好被頭，要昏昏地睡去。但是，不能，——



## 杏 芳

### (一)

杏芳生長在甘肅的一個小鎮上。

她家屋前，有一塊平坦的空場。靠場處，砌着一行長長的階石，可以當作坐凳。兩旁碧綠的棗畦，濃蔭的桑條柳枝，很是清雅宜人。牆角一端，有口石欄的水

井；鄰近的婦人，在晨間前後走來汲水：提桶的潑水聲，沉重的足步聲，一年三百六十日的早晨，老是奏着這討厭的不變的調子。

天氣清明之日，鄰近的婦人，一得空，就蹣跚地來集坐在石凳上，互相說笑。若在寒冬的清晨，熱燥的夏夜，那來烈日與乘涼的，尤見其多；閑談的材料，亦因之更加廣闊。

如此，她家屋前的石凳上，便不期而然地成爲唯一的集談的場下了。

鄰婦中，最是時常來與她的母親坐談的，要算左隔壁的王媽了。她倆年紀相仿，所以更覺情投意合，每每同伴統統走了，她倆仍是交頭接耳唧唧不休。

王媽是個短小而精悍的老婦。一雙深黑的眼睛與高聳的鼻梁，和翹起的嘴唇，可以表現她是一個長舌的婦人。無論人家有什麼事，例如：不如意的事，經他一說，便能使你馬上忘憂，至於如意的事，那不必說格外覺得愉快而高興了。



她用一種流利而婉轉的口才，以迎合任何人的心意。因此，誰都喜悅她，稱贊她，說她是死人說得活的老婆婆，女流中的說客。

杏芳十四歲時，已出落得風姿，卓約美妙絕倫：黑晶晶的眼珠，象牙似的牙齒，雪白粉嫩的面龐，蘋果一般的雙頰，使任何人見了，俱有些感覺着靈魂兒飛去半天的魔力；至於態度的活潑，更是加人一等，這樣的天生的美人，在這市鎮上，可算是頭等的出衆的姑娘了。

王媽媽照例地天天走來，和她母親談着日常的閑話。

有一天早晨，她的母親，坐在階石上，向着朝陽取暖。這時井邊討厭而不變的調子，沉默了。王媽媽像抱有什麼使命似的，也來在石階上坐着。

杏芳晨粧初罷，在房望鏡而坐，一絲一絲的烏黑的髮，梳理得放亮而發光，粉面上塗着蜜糖膏，活像晨曦花間的珠露一般的美麗。

王媽媽站起來伸了伸腰，回頭來突然望見窗裡的天仙，歡笑地向她母親說：

『我替你家杏芳做個媒好不好？』杏芳頓時聽見有人提起她的名字，連忙走到窗邊，想聽個仔細。

王媽一見，就帶笑地向她說：

『替你揀個又嫻緻又有錢的老公。』

她一時羞極了，蒼白的面龐，罩上一層紅雲，連忙放下門帘，羞答答地走到牀沿邊去了。

『去這裡十里遠的西溪，有一家財主，就是唐大德家。祖上在K城開一家布店，現在家產，單講田有幾百畝；他只生下一個兒子，今年十五歲，請着先生在家裡唸書。人生得非常清秀文雅，天資也聰明。——和你家杏芳正是天生一對。』王媽媽一面說，一面凝視着她的母親。

『唐家只有一個小孩子嗎？』她的母親有意的問。

『可不是嗎？老子疼愛得很呢？』

『獨子，自然心疼了！』

『杏芳的八字，讓我拿去對對，你看好不好？』王媽媽帶着要求的口氣說。

『有什麼不好，讓我和她父親商量一下再說。』

『那麼我明天來討回音。』

『可以。』

聽他的談鋒又轉到別樣事上去了。

天色漸漸黯淡，西天溜下去的夕陽，反映一道微光，隱隱地可以看見一些雲縷，如江上零落不齊的帆船，或停，或駛，捉摸不定。東山的明月，已放出潔白的幽光，從密林中射出來。

這時她的父親，不知從何處喝飽了酒，醉醺醺地狼撞而歸。人未進門，而酒氣已沖進屋裡，鑽入家人的鼻孔了。

她母親看見這樣，不由咕嚕地說道：

『老是亂醉歸來！』

他微笑地向着妻子女兒，慇懃作問：

『你們吃過晚飯麼？』

說着，不待回答已走近交椅，緩緩地躺下。

大家沉默地對坐了幾分鐘。

一會，他要杏芳端茶來喝，于是她母親，趁此開口了：

『噲！早上，王媽媽來說，西溪唐大德家，很想望杏芳做媳婦，我想把八字拿  
去對對，你意如何？』

『隨你。女兒許人的事，是做娘的作主。』他酒意十分濃厚，含糊地說着，喝了幾口熱茶，便精神奮發，斜視着妻子有笑地說：

『是應該替她打算終生的事了。』

『我早就放在身上，』她母親接着說，『前年桂香大娘，做媒到許里，因八字對不得；做得蜀水，又因為親家公好賭，所以也未答應。一直擱下來，有好幾年了。』

『女子生定別人家人，許給人家算數，省得來担心事。』

『你總是這個怪脾氣，凡事將就！』她的母親心中有些不高興了；但面上仍是  
很快樂。

『八字給她拿去對，好不？』她復問。

『拿去就拿去，姻緣，姻緣，五百年前，揀七揀八，着揀拐脚眼睛，揀什麼！』

按什麼！』說着合上眼睛似要睡了。

『酒醉鬼，』她的母親，看見他閉着眼睛，呼呼地將要睡去，似罵非罵的向他咒着。

從此之後她的母親，刻刻把女兒的事放在心上，隨時隨地打聽西溪唐家。

初秋的七月，她往小九華山去進香。途上遇着西溪村裡的一個老婦，也是掛黃袋的香客。

她備因此熟悉起來，談談說說：從西溪村上有多少人家談起，一直談到誰家有錢，誰家有勢。在她是探着唐大德家的內幕，到底如何，待問到『唐大德家只有一個兒子嗎？』的時候，那老婦人似知隱情，就真實地同她說：

『是呵，只有一個。』

『今年十幾歲呢？』

『十五歲吧？』

『小官家呢？』

『小官家還本分。』老婦說了這話，臉上的縐紋更深了；心中似乎不大自然。

明明是有幾分癡呆，爲何虛僞地和她說還本分呢？真是對不住自己的良心呀！然而心想，她不憚煩的細細探問，這一定是爲她的女兒轉婚姻的念頭罷。自古道：「撮合一對夫妻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今天，不遠百里而去進香，爲的是何事，于是她又說：

『一個好小孩子，又聰明又伶俐。』

『人家也很好，』老婦接着說，『在西溪算是二等富家。』

以後在別人的口中，她聽得的，也是說唐家的富有，或人都是口口聲聲的說是財主的人家。

龜的母親，因此暗暗地歡喜，以為這麼好人家，倘能夠門當戶對，那就是杏芳的幸福了。

後來，經了王媽一番天花亂墜，兩造都欣然的應允了。在深秋的楓林紅葉時節，訂定婚約，下了小定，美麗而幸福的杏芳，從此做了唐家未來的媳婦了。

(二)

王媽媽做成這頭親事之後，不知爲什麼，階石上不常來坐了。卽來也不過隨便談談別的事，從不會說到婚姻上去。

杏芳一天一天長大，漸懂人事。一見王媽媽，嫩臉霎時紅了，低頭忽忽地避開，心中却私自透出一種青春的熱焰，燃着神祕的美夢的火炬。



一輪明月，幽雅似水的夏夜。隔壁延根伯伯，因為天氣太熱睡不着，坐在她家門前石階上，搖着蒲扇乘涼；那時恰值杏芳也靜悄悄地假寐在靠階石的大門內的竹床上。竹床是安置在陰暗的地方，不留心決不會看見的。

延根伯伯不知道她是睡在那里，她的母親，也不疑心她是在門背後，兩人無忌地談着西溪唐家的事情。

延根伯伯，善意地在她的母親耳邊，咕咕地告訴下面的話：

『我剛從親戚家轉來，在那裡聽說西溪唐家的兒子，神經有些不大清楚。』

『呀！』她的母親詫異地，好似當頭澆了一杓冷水，『什麼？』

『據說人不太明白，口中終日喃喃，別人不知他說什麼。然而却非常愛清潔。聽着麪麵不吃，因是女人做的，青菜不喫，因是糞料所澆長的。並說女人是天下最醜的東西，不可親近！』

『那不是有幾分癡呆嗎？』她母親說時，音聲有點抖索了。

『可不是嗎。唉！』延根伯伯一面搖着蒲扇，點了點頭。

『咳，這如何是好呢？』她母親驚慌地問：

延根伯伯老搖着蒲扇，再一聲不響。

『那可是無法了。姻緣總是天定。延根伯伯啊？』她母親自慰地說。

延根伯伯點頭答應着，現出無可奈何的神氣。

杏芳突然聽得這個惡消息，立覺得冷水潑頭，毛骨悚然，一連打了幾個寒噤，淚兒不禁如斷絲珍珠般流下來。在她以前心裡幻想的美夢，以爲未婚夫是一個雄偉而英俊的美少年；新婚之夕，定是笑臉盈盈，目不轉睛地凝視着她。如今點破機關，絕不是她想像的了。彷彿眼前隱約站着一個笨伯，不聲不響，直豎豎地站着不動，眼瞳無光，頭髮玄黃。此時感覺告訴她說：這就是她的未婚夫。她的未婚夫，

就是這般模樣底！

從此杏芳的心，充滿了暗淡的憂愁。無論在什麼時候，更無論做着什麼事，宛如失了靈魂，時時落淚。像先前那樣長閑安樂的逍遙愉快，是終身不會有的了！

每每在聽聞人家閒談鄉下的事，有時雖然無意地談另一個少年的老婆如何美麗，而少年自己却是如何的醜惡，在她便不知不覺地漲紅了臉，以為是在暗暗諷譏她，冷笑她。

有一天，在異地求學回家的表哥，到她家裡來，他是知道唐家底蘊的；乘着無人的時候，微笑地向杏芳說：

『恭喜妹妹，幾時和唐家訂婚的？』

『別來取笑人！』她慚愧而又很惱地回答。

『對方人，你可會面過？』

『什麼？』她似乎不懂。

『你的丈夫！』

她羞愧地搖了搖頭，表示不會會面過。一會兒，却又低聲問道：

『你呢，你見過嗎？』說時，把目光直注在地上，現出少女的羞愧。

『我麼？我，』他說着，忽又止住了。

『說！』杏芳催促他。

『怕你見氣，我不說。』他抽身欲走。

『決不見氣，你說！』

『對方聽說癡呆無能，不大懂事。：：』

杏芳不待說完，喉嚨咽哽了，眼眨眨的；幾乎要掉下淚來。

『天呀！這我如何好啊！』

他表哥表示不忍而安慰她說：

『儘日整夜哭着有什麼用，求父母解除婚約去是正經。』

淚水如潮水般湧出來了：

『那不相干，我早說過了；佢們老是含淚勸我，說木已成舟，挽救不來，解除婚約，是萬萬做不到的。這與風俗和體面有關，去年毛家不是鬧過離婚案嗎？毛家至今連父母都被人看不起！』

於是她的表哥，也陪着流淚了。

從此以後，杏芳一變怨恨的心情，似乎已得着無上的安慰。正如病人吃了人參湯一樣的暢快，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幽情而纏繞着她的可愛的表哥。

(111)

光陰真過得快，轉瞬間杏芳的嫁期到了！

出嫁的晚上，杏芳啼哭得連淚水也無了，只咽嗚地乾哭，芳心如被巨石壓住。

她感覺得身上穿着簇新的嫁裳，無異死者的壽衾；安放在堂前的彩轎，正如黑漆的棺材。這是多麼悽慘的景象呵！

轎一出門，嘩啦啦的喇叭聲，鑼鼓聲，和賓客的歡呼聲，這在她宛如悲哀的祭樂與挽歌。她想：假如這次是去和表哥結婚，那麼在在都是醉人的音樂，可愛的讚辭，……可是命不由人，她只得坐在轎裡，爺娘皇天的哭個不休，自怨命薄而已。

轎到西溪，她還是嚶嚶抽噎。

出了轎，先拜天地，祖宗，然後夫婦交拜：這種禮，在她不過當了暫時的木

個，橫豎有人擠着搬鬼戲。入晚進入新房，一切呈現眼簾的簇新東西，都覺着可恨一無稱意處。

她靜寂地坐着，心裡更是煩悶。面前似縮着茫茫無涯的大海，一切都覺得空虛而飄忽，定神細看時，桌上並列着一對龍鳳燭，隨風蕩漾着現出微笑的火燄。壁上掛着一幀美女，似含惡意的凝眸，諷刺她將來的運道！小鐘呵，香水瓶呵，板櫥呵，衣櫥呵，……：……觸目都顯出輕薄的藐視，似乎譏笑她不配享受這些美麗的一切！

她無精打彩地走到牀前，理一理不整齊的被褥。一股如蘭花的幽香，陣陣吹進鼻裡，二個鴛鴦枕，毫無樂意的橫臥着。

她轉過頭來，丈夫已走進房來了。木然的站着，既不行動，也不說話，她心恨極了，很很地盯了他一眼後，就去坐在椅上，照照自己的倩影，忽然伏在桌上咽嗚

她哭起來。

她的丈夫，竟自上牀睡了。

他倆同睡，各蓋各被，各做各夢。他不敢親近女人的肉體，以爲女人的肉體，無異於毒蛇猛獸。睡在牀上，局促不安，不敢自由轉仄；起身倒睡，都謹慎正經地小心翼翼。曾不露一絲輕薄意，也不說半句愛情的話兒。

一夜夜如此，杏芳真是寂寞而難堪啊！

她的心，像有什麼繫住似的，總是睡不着。他呢，一上牀，就如豬似的睡覺，呼呼地起鼾聲了。她坐起來，對着微微的燈光，靜悄悄地遐思着幼年的往事，心恨的父母，萬惡的媒婆。更想到心愛的表哥，嫁時的傷心，及腳下這個令人懷恨的丈夫，眼淚就滔滔地流下了。她想來想去，於是開始咀咒了。她咀咒父母，咀咒媒婆，咀咒丈夫，咀咒自己的命運，咀咒不公的造物，她覺得這世上，除了鮑表哥值



得愛戀值得讚美外；其餘便都是該被咀咒的了。

忽然一聲簫索，一只老鼠，偷偷地徐走到布帳旁邊。她的精神因之奮發起來，睜開兩眼一看，很靈敏的想到遠離的表哥了。她冀望作嚮的老鼠，就是她的表哥，會由布帳邊走過來，與她擁抱。

但一看見牀上睡着的人兒，又不禁傷心起來，覺得一切都了，沒有一毫希望。於是和衣倒睡着，燈也懶得去扇熄，讓牠一閃一閃地照着這悲怨的新的房。

幾聲雄鷄啼叫，驚醒了這對怨偶，男的自然如犯人得赦的走了；她睜眼望望天空，尚有些灰白色，晨光射進窗來，嚇退閃閃的燈光，她起身來，照例到廚房去做飯了。

她的婆婆，細心體察媳婦的一舉一動，覺得有些異常，心中也很不安。所以處處低聲笑臉，順從她疼愛她。一日杏芳坐在房裡哭泣，她婆婆於是走來懇切的

問道：

『你近來爲甚麼這樣不愉快，怕是有病罷？』

『不！沒有病。』

『你夜裡爲甚麼不睡，反側的嘆息？你自己看，面容弄成這個樣兒，慘白得怕人了！』

『請醫生看看，開幾味藥服一下好不？』她婆婆又說。

『不必，我沒病。』

『不要瞞，有毛病須服藥的。』

她的婆婆，疑她還有孩子氣，不直說，所以再三的追問。

『如沒有病，一定別有原故，』她的婆婆一想，又道：

『莫非是他委曲了你？』

她低頭不說話，眼裡含滿了酸苦的淚水。

『你們相聚、要和睦些，不要吵鬧。』

『誰和他吵！』她忿忿的回道。

『是，看我老面上。』她的婆婆，說時聲音顫顫，面色灰白，眼眶流出老淚；似乎明白了兒媳們，不會諧和過，同牀異夢，致她飲怨恨的苦汁，終日悶悶不樂。

她的婆婆，倒是個明白人，一切事都安順媳婦的心，例如：杏芳到田野上去工作，回來疲倦了，就替她生火做飯。有時附近迎神賽會，不等媳婦開口，她便先說，『你去看吧。』

然而悲怨仍是悲怨，嫁着這個冷性丈夫。而思念心愛表哥的心，還是早晚牽挂，無時或釋的。

大約過了二個月，在一天的午後，太陽斜掛在天空，微風吹拂着人的衣襟，飄

飄如蝶舞。杏芳走出門外，到菜圃去摘菜，那裡兩旁荒地，開滿了野葵花，臨風搖曳，祇是沒有蝶躚遊其間。她柔弱的心，便覺得這是自己的象徵，——孤單寂寞。摘着菜時，覺得菜之柔嫩潔白，便聯想到她的表哥，也有如此柔嫩潔白的手；正思念間，忽然籬邊沙沙的響起來，她一抬頭，瞥見一個人影，呀，原來正是榮念在心的表哥！

兩人驚異地相見着，恍惚在夢中。

『杏芳，你在摘菜？』她的表哥輕輕地問。

『你幾時到家？到我家去玩。』她心裡在砰砰地跳，面孔漲紅了，一面放下所摘的菜，向籬邊走來。脚下踏殘了菜兒也不顧，不，不是不顧，實是不知道，靈魂兒早已附上心愛者的身上去了。

『到家沒幾天，妹妹你可好？』說着停了一會便走了。

『去玩。』她重說一句，一眼凝視着他。

『噢。』他一面走，一面回頭說。但是走了幾步，又依依不捨的回過頭來，一直走到轉灣不能相見時，才逕自一直走去。

她呢。宛如受了魔術，石像似的站在籬邊，不言不語，心中在想她倆從前的愛戀，又想着現在不到她家去玩，這般冷淡的情形，她疑心他不是以前的表哥了！心頭一酸，眼淚又如泉水般一滴一滴地流下了。

那天夜裡，睡在牀上，輾轉反側，不能入夢，心中惦念而又愁思着他現在究竟愛我不？還是如前一樣呢？最後她一轉念，心兒才放下了，從前那狂熱的心，真情的話，決不會變成黑心肝的——要不然，他今天在籬邊，爲何情波回轉，走了還頻頻回顧哩？這一來，疑團盡釋，他所以不來我家玩，恐有特別事故吧。其實他何嘗不來我家呢，更何嘗不把我放在心上呢？

#### 四

初春時節，蔚藍的天空，沒有一片浮雲，清皎如鏡。山上的枯萎的樹林，發出青綠的新芽，遠望如綴着翡翠的飾器一樣的玲瓏美麗。地上的野草山花，雜亂開放，陣陣溫柔的春風，招惹成羣結隊的蜂蝶，狂喜而來，跪在花草的裙邊，聲聲訴說，我是非常愛你，永遠地愛你的人！

石金山，高聳在暮靄的天空裏。

飛翔在半山的鳥鴉，徘徊着圈子，想停却又飛着。有的孤單地離羣獨飛，發出斷續的咕耳的啼聲，向晚烟縷起的村莊後，森密的蔭林中前進，去尋找晚來的歸宿。

杏芳自結婚後，丈夫是蠢如鹿豕。同時所愛念的表哥，又不常在身旁，而且現在不知他是怎樣的心腸了。

她在這個辰光，寂寞獨坐在深院，面容罩着一層黯淡的怨色，心中沒有半分的愉快。

暮色襲住了大地，院中漸漸地昏暗了。她慵懶地走近窗前，推開臨田野的窗葉，倚欄凝望着晚景。

清風溫柔而和暖地拂着她的前劉海，隨風飄拂得可愛。溪水潺潺地流着，沖淌兩岸的石壁，激起感傷的波瀾，發出幽怨的浪花。

『天呀，你賜了我的滿腔情愛，美麗的青春了！……』

她不自覺地說着，轉過頭來，走至鏡台前，掠一掠紛紜的亂髮，看見自己的容顏消瘦了，欲哭無淚的走去燃着小小的洋燈。伸了伸腰，便躺在床上睡了。這時種種

往事，又緩緩地湧上心頭：

外邊靄靄的風濤，漸漸的從遠處傳來。階前的竹枝，窗上的布帘，被風吹動的聲音，慢慢地低弱而至虛無，心情立刻變了，別有天地似的。

她與一個美俊的丈夫，摟着手，各持了一束鮮艷的花草，並肩佇立在都麗的地毯上，閉眼定神，深深地向愛神默祝，表示感謝圓成她倆日夜縈心的愛戀的美意！

這時她倆的心，任人間的一切，沒有比之再逍遙再快樂的了！

太陽躡到西山的一角，斜照來的紅光，映得滿溪清水，十分好看。南天染着五光十彩的晚霞，一陣陣地汹涌變化，如像一般仙女，穿着羽衣在蹈舞。這個時候，她和他緊緊地握着手兒，沿着一籊竹籬，緩緩地走去西山下。晚風吹來，帶着一種青春的香的氣味，吹得他倆的心情，愈是甜蜜而親愛，覺得在蜜月中任意遨遊，隨



他是霏霖的雨天，炎日的正午，或是天色將晚的黃昏，也都心曠神怡。

走過溪橋，蜿蜒的歧路呈現在眼前。溪水和緩地流着，發出幽微的音調。一層薄霧，隱隱地罩住，分不清水底。

向西山正面走去，粉紅的花，淡紫的花，素白的花，叢生在草莽中。烏鶉喜鵲，紛紛飛來又飛去，咕咕地噪着，驚破了黃昏的靜默。

她俯走過草叢，在一處明澈如鏡的泉水潭邊坐下。他的手臂挽着她的腰，頭兒伏在她的懷裏，絮絮地談着天。輕淡的霞光，倒映在澄清的泉潭中，游游離離，隨波紋而浮動，呵，她於是沉醉了，情不自禁地俯下頭來，與他深深地接了一吻。

她的秀麗而英俊的愛人也沉醉了，同溺在愛河中。

她忽撒嬌地說：

『哥哥，我倆在未訂婚前，心兒多麼相思呵。』

『清自然。自從那次相見後，我心的一端，就像繫着一絲情線，牽住你的芳心似的。任我怎樣的想把你忘了，但是終于做不到。飲酒的時候，在杯中漾着你的倩影；朗誦動人的情詩時，覺得詩之寫照，便是你的情狀。現在我倆已達到愛的沸度，親愛的，我愛你，我倆不能一刻分離，一離了你，我心中就不充實了。』他說罷擁着她，又是一吻。

這美麗而有詩意的黃昏，一對小鳥，忽從他倆的頭上掠飛去，她馬上說：

『好一對小鳥兒。』她剛說出，他歌頌了：

『天色昏暗，美麗的小鳥兒，比翼地翔飛着，平安地欣悅地飛回牠們的歸宿處。牠用柔和的羽翼，覆着你的身，你用豐美的嘴唇，偎着牠的頸，卿卿我我，互相消散一天長征的勞苦。我愛呀，牠們即是我們的象徵，我們也走回我們的香巢去，唱我們的情歌，奏我們的心曲！』

「我倆也是美麗的小鳥兒。」她心中這樣暗想着，面上現出驕傲的神氣，微微地嬉笑。

掛在壁上的時鐘，鏗鏘地敲了八下。她揉一揉眼睛，睜開一看，天上的素月，皎潔地照進窗來，弱而微白的燈光，格外覺得慘淡。剛才的甜蜜的情景，一霎時泡影地煙消了。

何嘗是小鳥兒，何嘗情曲奏唱，那是夢想，夢想。

永遠是空虛，永遠是悲傷：

## 五

杏芳的丈夫，最歡喜養鳥，每當清晨黃昏，興致勃勃的托着鳥籠，到田野上去

散步。俏皮的人，常常搭訕着他說：

『你的鳥，（諧音同男性生殖器）出來了，怎不關在你美麗的妻的籠中？』

他不笑，也不回答，只低頭不睬，獨自踱着，向溪澗那邊走去，把籠放在淺水處，給鳥兒洗澡。

撲撲幾聲，水花四濺，假若不是他這個不會染指過愛的笨伯，見鳥兒入浴的歡欣，出浴的愉快，真要令人想像到溼浴的美女圖。

鄉村也有個喜歡養鳥的青年，叫做欣生。時常與杏芳的丈夫在一處，互相講究籠之裝飾，或添食料清潔等事。

二人見面時，不是你說『我的鳥，多麼會唱呵。』便是他說『唱打雙全。』他們的興味，差不多全在小小的鳥身上，談論的言辭中，不免各含有一點『我的比你好的』的耀心。

欣生時常到杏芳的丈夫家中去看鳥。偶然碰着杏芳獨自一人，就坐在她旁邊，或站在廚房內室的門口，不懷好意的說東說西，眼色時時偷瞟着她。

杏芳這時的心，專注於日夜縈念的表哥，任誰來誘掖，都不會發生什麼影響。欣生自然莫想。

事情竟出乎意料之外，她的表哥在異地患病死了！

這個噩耗，轉到她耳裡，心中自然鬱悒惆悵，暗暗地哀哭了好久。她當時的心情，有如千刀刺心的沈痛。

秋天的一個晚上，欣生到杏芳家中來邀她丈夫去捉蟋蟀，恰巧他和母親有事外出，只有她一個人留在家裏，在燈光下，一針一線地做着活。

欣生走進家去，照例輕輕的問：

『他在家罷？』

『出去了。請坐，煙吃不？』她說着，便起身去拿旱煙管了。

他接受了煙管，與她面對面的坐着。吹燃紙煤頭，吱吱地點着煙絲，噓噓地吸了幾筒。

在煙霧迷濛中，他眈眈地睜着她的面貌，細賞是如何標緻時，她不覺的也抬起頭來，瞟了他一眼，於是四道目光巧合成了兩條直線。

欣生站了起來，走近她的身旁，含着一種諂媚的笑容，搭訕說：

『杏芳，你做這雙鞋，是送給誰的？』

她聽了羞澀澀，正經地回他道：

『怪話！那裡送人。』

『不是送人，是誰穿的？』

『是他的。』說罷，瞟了他一眼，

『你們真好啦！腳上的鞋，還沒有穿上幾天，手中又在做新的了。像我就好了，討不着老婆，衣裳污濁了，懶得洗，還做什麼鞋？唉，做人真無味！』欣生說了這一番話，意思在稱讚而羨慕她，老實說，就是求愛的開場白。

她聽了，把繃銜在口內眯着他說：

『那個人不知道你們夫妻好呢。像我這樣，才是前生不修，今世來活受罪！』  
『不愁喫，不愁著，婆婆待你又好，怎說受罪受苦，好一個不知足的人！』他笑咪咪的說。

『你那裡曉，……』她似乎不好意思說下去，羞怯怯地又抬起頭來，偷瞟了他一眼。

他心魂不定了，便乘機追問她：

『啊，什麼，什麼呢？』

『沒有什麼！』

『我不相信，你方才不是說出又不講了嗎？』他逼勒着。

『是真沒有什麼。』

『你不說，我倒想到了。』他變換口氣說。

『你想到什麼？』她發問。

『我不能說，說了怕你生氣。』

『誰生氣！』

『我看你不中意丈夫……』他說時，極其懇切。似乎在說我來愛你。

她低着頭不語，像是給他道破了心裡的隱祕，眼眶裏，彷彿有淚水。

『難怪你心中不快活。假如不是你這個細膩而賢良的人，怎與他同居下去，不

無口角呢。』



說時不期然而然的去親近着她，毫不顧忌地伸手去握她的玉手。

『放開，』她惶然的摔開他的手，互相默視着無言。

一會兒，欣生微笑說：

『你替我做雙鞋，好罷？』

『我不會做。』她含羞說。

『不肯罷，……』

『不是不肯，做得不好。』

『不要客氣。』

二人笑蜜蜜地，厚情地相望着。

欣生說完了話，貼近她的身旁，伸出雙手，抱住她的柳腰。她似驚似喜的，半推半就的回轉頭，她恰巧吻住她的櫻唇。她兩頰紅了，嬌聲地拒絕。

『別胡鬧，你發瘋了嗎？』

『』，一聲推門聲音，驚破他倆愛的舉動。各露出鎮定的臉色，端正地靜坐着。她手中仍做着活計，他泰然地坐在桌邊，吸着旱煙。

她的婆婆進來了，欣生忙先說：

『徽來哥（杏芳丈夫的名字）那裡去了？我特爲來邀他去捉蟋蟀。』  
她老人家，不曾聽見似的，笑嘻嘻只顧自己說：

『你難得，夜裏來玩玩。』

那時欣生的心中，不安定極了。雖則以前的情形，她不知道，但是在今夜這樣夜深了，一對青年男女，坐在一室，不無有嫌疑吧。他想，她老人家走進來時，一定要發怒的，然而不，還是很客氣，於是他的心始平靜下去。

牆下唧唧復唧唧，不絕的唱着。欣生趁這機會說道：

『蟋蟀叫個不休，他不來，我一人去捉。』

說着便告別走了。但心兒仍是在杏芳的左右。

欣生因此與徽來的感情更加親密濃厚。

他不時到他家去，一看見杏芳，眼色亂丟，似乎是說：

『我羨慕你，我眷戀你。』

而杏芳彷彿一切都心知，也回敬他以眼色。

一個秋天，西溪做李王會，敬神演戲。

戲場設在古剎的前面的廣平的空場上。

一羣羣的人，正如螞蟻般聚集在地上。通街路處熙來攘往，好不熱鬧！

戲台柱上，挂着一塊黑漆小牌，上面寫今夜決演全本殺子報。

杏芳的婆婆，早打算去看，吃飽晚飯，便緩緩地踱到戲場上去。

杏芳固已看了二三夜的戲，精神覺得很疲倦，今夜不陪婆去，留在家中看門。徽來又到店裏去了，只剩她一人，坐在樓上安息沉思着。

欣生估量她的婆婆一定去看戲了，趁這大好機會，走去和她勾搭勾搭。

鑼鼓正敲得震天價響的時候，欣生偷偷地走進她家的門了。

當推開門時，裏面發出一聲清脆的聲音：

『誰？』

『是我。』

二人相見，微微地一笑。欣生的愉快，是毋容來說。而杏芳也覺得輕盈了，面上露出莫名狀的樂意。

『我的鞋料拿來了，託你做一下，』欣生懇求地說。

『拿來看。』她笑了一笑。

『不要給你婆婆看見，千萬祕密。』

『看見又何妨。』

『這不能，因為要疑心我們是要好。』

『輕骨頭！』她紅了紅臉。

欣生隨又轉身，走去把門門上。

『門起來，做什麼？』她是懂得他的來意，佯裝正經地說。

『免得人進來。』

『我的婆婆要來呵。』

『不會，剛才開台。』

『你知道？』

『自然。——問你，你今夜爲甚不去看戲，是在等候我不是？』

『等你作甚？』

一說一說，欣生的手，已從衣裳下緣伸進去，摸着她富有彈性而肥嫩的豐柔的乳。

鮑半推半就說：

『不要胡鬧，不要胡鬧。』

但是他還是按着，過了一會，她輕輕地說：

『再可放手了，再可放手了。』

『杏芳，可愛的杏芳，你知道我的心嗎？我是怎樣的愛你。』

『我不配給你愛，我這個醜惡婦！』

『不要那麼說，我的確很愛你的。』

她倆這時的心，好似挨着電流一樣。

忽然間欣生將燈火吹滅，強拉着她，走入寢室去了。

他靜悄悄地，醉朦朧的緊緊摟住她的肉體。她呢，快感充實了她瞬間。

鑼鼓聲止了，正本戲已完，她開了門，送他出去。

『我去了，』

『又來呢。』

## 六

自從那次溫存之後，欣生愈加愛奮芳了。

有時私自一人去，有時被徵來邀去。在她的家裏，他看見別個男人，興致盛然  
的和杏芳謔話，心中便很不自然，不太快活。

他願意杏芳只想着他一個人，愛着他一個人。所以雖是與第三者打一個輕易的招呼，他心中也充滿了妬意，以爲她又愛上別人了。

欣生不作工了，時時刻刻，思念着他所愛的女人。父母嗔罵着，當牠耳邊風，他惟一的工作，就是與杏芳相愛着。

一天將晚，他乘她婆婆丈夫都不在家時偷偷地走進去。杏芳正在廚房裏做晚飯，聽見輕輕的足步聲，惶然回轉頭來，看見是他，便笑着說：

『晚飯吃過不曾？』

『我今夜伴你睡，好罷？』湊近她的耳邊，他突然這樣說。

『……』沒有說話，只微微的一笑。

『真的！』他說着便回轉身走，到她的房門口，便掀起房帘，鑽進她的房去了。



他剛走進房門，她的婆婆就推門回家了。

他竊竊地，如小偷似的躲在房背後，靠近牀的右端。沉默；沉默，沒有一點聲息。

他提心吊膽的站在那裡，慌張急躁，脈搏跳動得特別快。巴不得天色快快地昏暗，期望他的情人，快快地做好飯，吃罷了飯——進房來睡。

真討厭，婆婆在用過飯後，坐在堂前，與她談家務事。一莊莊一件件，婆婆將家務事，如老生常談的說完，杏芳不回答，只唔唔的應着是。到極不耐煩了，她假裝張開手臂伸個懶腰，似要去睡了一般。

她的婆婆還不停的思索，想找點別的話來談談。

他在房中，發得焦灼極了。怒火直冒。心裡埋怨這個老不死的婆婆，這麼大的年紀，說起話來，咕嚕咕嚕，鬧個不休，還有一股精神。恨不得有符咒咒她老鬼今晚

聲刻死去，省得在這種多煩，不醒她進房來，做他倆情愛的監視者。

她的婆婆看見她要睡了，便說：

『你想睡了麼？』

『正是，』她答着，心中有無上的喜悅。

略停一會，她的婆婆又道：

『疲倦就懶去。』

『你也去睡了吧。』

容芳等她的婆婆走進房，照例去前後門看好門門，又到廚房留心火煮，始緩緩地走進自己的臥房中。

當她上房門，轉身時，欣生喜極了，鐵虎喚羊一聲，走近去緊緊摟抱着她。

她發急地解去衣衫，她也脫得精光，互抱着睡，進了極樂世界。

於是，欣生三二夜的偷宿在杏芳的房裏。

在初幾次，如履薄冰，心顫顫的想瞞着她的婆婆。但是，久而久之，就大意疏忽了。有一回，欣生在杏芳房中走出來，恰巧碰見她的婆婆，欲避不及，只得硬着頭皮，面紅耳赤地向外竄走了。

她的婆婆一看見時，面色很難看，嚇得欣生以為一定要被捉住挨打了。但是，她霎時就收了怒容，也不追究細底，若無此事的只願走去做她的工作。這不知是什麼原故，大概是看慣了世故，以為這種事，是極平常的，或者是望孫心切，落得將就些，開一隻眼，閉一隻眼。

然而欣生出險之後，心兒到底有些不安靖，似乎做了虧心事，心又跳，臉又羞，怕再走進杏芳的家門，更怕她的婆婆又現出那清白的神色。

過了幾天，歸正「色胆如天」，欣生又偷偷地去摸夜了。

他倆歡悅地睡下，一面工作一面說：

『那天我出房門，給你的婆婆看見了。』

『呵，她說過什麼？』

『不會。』

『……』

『後來罵你過嗎？』

『她敢罵！』

『不要在我面前吹好佬？』

『是真的。設若她要罵我，我倒要請問她的兒子是怎樣一個人。』

惟其如此，他倆才無所顧忌，來往更加頻仍，更加當官的了。她的婆婆，看見

也不作聲，毫不在乎，隨他們做去吧！

七

李嬌在一個大清早，躬着腰兒，在杏芳家屋前的溪橋旁邊，一杓一杓地舀水。一盞盞滿，正要舀第二桶的時候，忽然發出戶戶的聲音，她聽見，以為也是出來舀水的婦人，但回頭一看，却是杏芳家屋裏走出一個男子漢。仔細一看，原來是鄰村上欣生。她明白地想到人家疑心杏芳與他有關係的謠言，是有原因的了。

欣生被李嬌看見，一時變做了關爺，惶惶地老着面皮，過溪橋走去。

這時候，汪老四的老婆，挑着一担空水桶，的達的達的慢慢地走來，看見橋上急忙忙的走過一個男子漢，故意吆喝兩聲，但是那人並不回頭，只見越走越快。

汪老四的老婆，到了溪邊，看見李嬌先在那裏舀水，笑着招呼：

『起來得早？』

『不大早了！』

『前面走的是誰？』汪老四的老婆遙指着欣生的後背。

『是欣生。』李嬌的口音非常低微。

『啊，這般早他從那裏來？』汪老四的老婆驚訝地問。

『在那個人家裏出來，』李嬌指着杏芳家樓房低聲說。蕭頰充滿了笑意，表面上雖然不會說出什麼，但她的內心，似乎有一種妬忌而羨慕的心情。

『人家說，欣生與杏芳有來往，的確不？』

『是事實，我時常碰着。』

『她的婆婆不要罵嗎？』

「唉，你這個人！」李翰以爲在老四的老婆不攪事，由他們有錢的人家，第一件大事是想生兒子。不怕野種，只怕絕種。杏芳的丈夫，是個什麼人，聽說從不會與老婆同房過。討來幾年，婆婆自然望着抱孫。杏芳幹這種事，婆婆知道，當然不說什麼，那裡要罵！」

「噫着這種丈夫，真是前世不修！」在老四的老婆憤然地說。

「也無法，姻緣沒奈何！」李婦搖搖頭。

『.....』

『.....』

他倆一面談着，一面舀水，太陽在東山露出微笑的臉來，舀水的人，漸漸地多了，於是說話停止，便各挑着水回家了。

二三月間，天氣和煦，任何人的精神，都生氣奮發些。只有杏芳仍是如平常，

萎靡不振，現出苦惱的面容，躺在椅上，懶慵慵地怕行動。吃飯，喝茶，次次作嘔，宛如病後一樣。她的婆婆，以為是感冒的風寒，再三慰問：

『你覺得頭痛麼？』

『有些。』

『發寒熱嗎？』

『這不。』

她的婆婆，心裏想，年青的婦人，頭痛嘔吐，不發寒熱，一定是「病兒」；有了故又親切的笑着問：

『你身上，幾個月不會來了？』

『二個月。』她羞了。

她的婆婆聽了這話，不勝慶喜之至！可是又着急，連忙託人寫了一封信，說她



年老有病，叫徽來回家服侍她。

徽來自結婚後，在家日子少，他是住在五地布店中遊玩。天天持鳥籠是他的正經事，曾不想到妻子和什麼愛情那一經上去。

她的婆婆，多麼心細周到，叫兒子回家一下，就可以隱蔽人家的耳目，塞住人家的嘴巴，當作親生的骨肉。

後來蘇肚，是一個男孩，杏芳的婆婆，樂得不亦樂乎，幾乎要發狂了。在三朝日，特地請廚子做菜，設筵席，邀全村人，和遠近的親戚朋友，來吃三朝酒。

是日，來的有老婦，少婦，姑娘。她們一進門，禮物剛放下，就走進產婦的房去看小孩子。

『你看，有點笑了。』有一個老婦人說。

『好一個標緻的細人家。』又是一個婦人說。

『傻娘哩！』

『傻爺哩！』

你一句，她一句，無秩序，無倫次，大家欣喜地談着。但語調中似乎含着幾分取笑，但杏芳也慣了，並不羞澀。

杏芳自生了小孩，與欣生的愛情，更進了一步，格外好。

光陰荏苒，年老的婆婆，在孫男將會走路的時候死了。杏芳不但不悲傷，反而私心巴不得，死掉一個愛情的監視者。是如何慶幸呵！

八

颼颼秋風生，

愁人怨離別。

念情兩相向，

欲語氣先咽。

心曲千萬端，

悲來却難說！

別後唯所思，

天涯共明月。

——東野語。

欣生忽爲了事情，離別了杏芳到外縣經商去了。

離後的一晚上，杏芳很不高興的，哭喪喪地坐在房中，她心裡想：

『他再不在我的身旁了，我如何好啊！』

月光照進窗來，她懶洋洋地走到窗邊去。

一輪明月懸在天空，大地煙霧茫茫，夜風颯颯淒淒。她伸首仰望着皓月，低聲嘆息：

『有什麼興趣，對月月無語！』

一月，二月，三月，如拋梭地過去，杏芳寂寞的悲愁的心情，漸漸地淡下了。其後，竟又愛上在鎮上開南貨店的華榮老板了。

『華榮看上杏芳。』

『杏芳愛上華榮了。』

這風聲，曾幾何時，又傳遍全村，及左近的地方。

欣生因店事家來，忽然聽到這消息，將信將疑，滿腔悵鬱，如一個葫蘆，悶着不出氣的難受。

『且住，今夜讓我去看個明白。』他無精打采地，靜坐在家中，打起戲子的腔調自語道。入夜二點鐘後，欣生如好酒似的輕步緩行，向香芳家走去。在她的臥室窗外的牆下，他傾着賊樣的耳朵，靜悄悄地偵察實情。周圍漆黑一團，只有一線幽微的光，由窗縫中射出來，這他知道她還沒有睡。

在那臥室中，隱約地發出低微說話的聲音。這在他更覺得難堪，她與華榮來去一定是無疑的了。

忽然，在口野裏，傳來楚楚的步聲，他心惶張了；屏息不動，靜候足音的近來。但却向那邊走去，漸漸地聽不見了。

當欣生正在留神聽步聲的時候，忽然有男人咳嗽的聲音，由她的臥室裏傳出來。

「喂，怎麼有男子的聲音。誰呢？杏芳的丈夫，沒有回家，這一定是華榮」

了。」

他想着，這樣的想着，心頭如火燒，爲要知道究竟，只得盡力忍耐着，咬着乾燥的嘴唇，傾着充滿酸意的耳朵再聽着。

那男子的聲音，接着又響了兩三次。

欣生的心血沸騰了，幾乎要想推牆進去，看個實在。

一會兒，又忽然聽見解衣的窸窣的聲響，這聲音，一打進欣生的心坎，氣得他要高蹶了。然而耳朵却仍悄悄地貼住牆壁。不過這時的他的怒恨，已達極點了！

『世上再沒有比這更難過的事情了！』他想着時，臥室內又激出札札的牀聲。

這欣生格外氣極了，呼吸彷彿停止，週遭更是墨黑，好似也嘆息明日黃花的愛情。

這一幕，創傷了欣生的心。

他帶着受傷的心，匆匆地走向家中，在堂前踱來踱去，心中不住地想着：

『情敵！不殺死他，永不能使我倆的愛情的火苗再燃了。』

『惜我沒有手槍，不然，一粒子彈，叫他飛腦蓋，流腦漿，到來的地方去。』

『唉，非殺死他不可，一定要去殺死他！就是沒有手槍，也有尖刀斧子，一樣可以革斷咽喉，打破腦袋。叫他命歸陰。即使不敵，反給他殺死，那也罷了。因為我的幸福，已給他搶奪了。我去，我去，爲了我的光明，我要去殺死他！』

『杏芳是我多年相好。上下三村誰不知道！她的兒子，是我生的，面孔像我欣生。說到化錢，我在杏芳身上，屢年來，也不在少數，怎麼對我這樣不忠實，不守貞操呢？記得我別她前的一晚上，她不是坦白對我發誓，『除了你，不愛別人。就是你死了，我也願爲你守節。』嗎？』

『如今，竟違盟背誓，又愛華榮了。我不信她會變得這樣快，這一定是華榮的

誘掖！一定是蘇家勾搭她！」

『堅決了，非殺死了他不可，』

『世上再沒有比這更憤懣的事了！』

次日，鷄鳴三遍，天剛發白，欣生使暗帶了一柄尖刀，急急忙忙，氣憤憤的一氣跑到杏芳的家中。

這時杏芳已起身，在廚房裏煮早飯，欣生走進去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溜煙，跑進臥室去，掀起牀帳一望，沒有人踪，只見枕上有兩個人睡過血痕跡。於是走出到廚房來。

杏芳一見，極其安靜的說：

『你幾時回家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他站住了不答。



『爲何不來玩？』

『你現在有華榮了，那裡容得我！』他忿忿的直聲道。

『哈哈，你那裡聽來的閒話！』她似乎不承認，但臉兒已紅了。

『別賴，我親眼看見。』

『那天？』

『昨夜。』他蹙着眉頭，發怒了。

他又說：

『我要殺死他！』說時將身上的尖刀拿出，做刺去的模樣。

『不能夠，他和我沒有關係。』她恐懼地望着雪亮的尖刀發抖。

『不行，他太對不住我！』一眼凝着她，接着又說：

『喂，我問你，你們相好，是你愛他，還是他來誘你？』

『……………』她不語。

『不說麼！那我先殺死了你，和你的兒子。再去殺他。』更加憤怒了。

『他……他……他是來玩，』她哭了。

『夜裏來玩，哄小孩子。非殺死不甘休！』他說罷，轉身欲走，她連忙追上抱住腰部、極懇切的說：

『不能去，生命！』

他却激厲地說：

『非他卽我，拚個死活。生命，算做什麼！』

『冤狂，冤狂，冤狂！』她再三的辯白。

他搖搖頭，表示不信，用力一掙，她抱不住了，只緊緊牽住衣角說：

『不能去，生命……』

『別多煩，決去，氣憤難消！』尖刀亂映，像是在決鬥的場上了。

室中更是恐怖。

『心決了，我要去，滾開！』猛力一掙，把她摔倒，他脫身了，雄糾糾地飛也似的走去。

杏芳口中湧出白沫，暈倒在地面上。



## 其 他

### 一 小小的鄉愁

我寄寓在孝地，時常寂寞地想起家鄉。

對門磨坊裏的老板，自從接到一封家信，說妻子有病，急得手足無措，彷徨不定。心想一母一女的小家庭，怎當得住大人生病，小女兒所受苦楚，一定不可言

噲。滿眶愁急的淚，幾乎在人們之前流出。

次日清晨，他獨自跋涉長途，帶着焦灼的心情，回家鄉去了。

大約經過二月之久，忽然苦臉愁容，他帶了個約莫五六歲的女孩來了。女孩的鞋尖，罩上一層白布；這我知道她的母親已死了。當我現着一付悼哀的面色，開始詢問時，他却首先這麼說：

『唉，倒霉！到家不三天，她就死了。留下這個絆脚的女孩，使我進退都不是。本想寄居到外婆家，又恐惹她老人家傷心。再三細想，還是放在身邊，比較妥當。』

他的女孩，雖然是顏色淺黑，身材矮小，帶着一股鄉下老的風味，沒有出色的地方，又加穿着一套不合身材的格子布衣裳，愈覺得不自然，不活潑，躲躲縮縮的一刻不離的跟着父親；但一雙靈敏的眼睛，說起話來，柔軟而溫和，也頗有惹人歡

喜之處。

我有時遇見，便和藹地摸一摸她的頭髮，打起我們的土話來問道：

『你幾歲了？』

她斜視了我一眼，不作聲，面孔一紅，低下頭去了。我再三的追問：

『你不和我說呢，……』

她窘極了，走到父親身邊，哇的一聲哭了。

『不要怕，他是我們家鄉人。』她的父親撫慰着她，一面又和我說：

『和你蔣生；她本來多麼會講，保證婆似的。一件瑣事，她却詳細細說出

來。如今變了，專會啼哭。』

『難怪，初來異地。』我說着。

她的父親忽感着一種哀傷，惱恨地說：

『害小孩子，愁家愁得這麼利害！』

我經他這麼一說，內心頓覺不安，說不出半句話，靈魂兒又不知愁思到何處去了。

她三二夜的在夢中醒來，迷糊中，大聲啼哭，第一聲便是令我不忍聽而她的父親格外不堪入耳的『我的媽媽，我的媽媽！』這哭聲擾得她的父親輾轉難眠，因而想起失侶的悲哀，無母之兒的可憐。

過了些時，我和她相熟了，傍晚之際，掩着在山下田邊徘徊。本地的農婦，見是異地來的生客，用奇異的眼色睇着，問長問短。弄得她面孔通紅，幾乎急得下淚，硬牽我伴她回磨坊，不願在這遊玩。

『這裏比家中，那一處好玩些？』我乘這機會，脅迫着問，意思是假如不同答我，就不伴她回去。



『那自然是家中。一天到晚，和我的鄰舍考哥哥一塊兒在草地上玩。用瓦片砌成許多菩薩廟，在溪邊的沙灘上，用手指做成小小的池塘……這些都是不認得的，說話我又不懂，對天的坐在燒餅灶的旁邊，看着我的爸爸。』她似乎有滿腔的抑鬱，藉此一發似的，在她的話鋒中，可聽得出她心中的苦楚。

『你的母親呢？』

『死了。』她淒然的說着，淚珠跟着語聲流出，母子之情，從幼稚的心裏，一流露在人間了。

『你想回家去罷？』

『我想去，但不知爸爸要在何時才去呢。』

從此以後，我常常聽見她的父親說，這女孩真淘氣，無論在夜間日裏，只是哭着母親，要回家鄉去。

我的老脾氣，又發作了。帶笑帶正經地說：

『小孩子自然過不慣孳生的地方。我替你想，從早去家討個老婆，一切就有照應了。』

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，我匆匆地離開孝地了。在家鄉倏忽過了四年，優遊於山青水綠之處，但是這無母之兒，悲哀的鄉愁，還是遺忘不了吧。

二 爸爸，何處去了

『警察沒有來麼，媽媽？』

桂富躲躲縮縮的從山上下來，面容露出恐悸的顏色，推開自家的半扇後門，伸進頭兒顫顫地探問。

她正在愁眉苦臉，深深思索桂富不知匿避到何處去了，忽然聽着這耳熟的聲音，揉一揉花眼，定神細看：

『兒呵，你來了。』

母子二人，似乎有久別重逢的歡欣，在愁恐的面上，輕輕地罩上一層微笑，但霎時即撤去了。

黑沉沉的天色，隨着冽冽的晚風，愈覺得陰森森。

晚風緊而冷，空中飛下一粒粒的雪珠，不斷地敲響着屋瓦，他倆聽着，仰望天空，彷彿又生一種悲哀，淒涼的同說：

『好冷的天，要下雪了。』

雪珠殺殺地響了一陣之後，朶朶的雪花罪罪地飄下了。

『警察不會來拉了罷，這寒的雪夜。』桂富疑怯着說。

『大約不來了。』母親應道。

他的妻子，在廚房裏低頭做飯，一聲不響，有無限的憂愁似的，隱着紅紅的火光。

五歲的小女孩，站在她的身旁，牽住衣裳裾角，仰着她注視火光的神氣，疑是在發呆了。

噦……噦……噦……

『誰敲門？』

噦……噦……噦……

『誰敲門？』桂富的母親顫抖地問，急得要哭了。

『開門！』又是一陣噦噦噦。

桂富知事不妙，平空漲泛着紫赤的面色，悄悄地從後門竄出，三步當作兩步，

冒雪逃避上山去了。

門外忽忿怒的在說：

『入娘的，我們不是強盜，爲什麼不開？』

她無法去輕輕開開門，原來是二個戴着舌頭的灰色帽，穿黃色的衣裳，袖上繞着一道紅布，腰間掛着亮晶晶的刺刀的警察。這二個人，平時是在本地遊手好閒的流氓，與她很熟識。但自披上這張老虎皮，在今夜，却像煞有介事的打起三不像的北話，露出兇惡的鬼臉問：

『桂富那裡去了，他在家罷？』

『到親眷家去了。』她回答說。

『知事命令下來，要担夫五千名，我們一帶派五十名。』二個警察厲聲地說。

『真的他不在家。』

『不信，』他倆雄糾糾地，『我們來尋。』

於是從樓上尋到樓下，從廚房找到廁所。沒有一處不會尋過，沒有一角不會找過，甚至於牀下，牀上，都精密地檢視，如嚴拿犯人似的，且尋且罵：『躲匿不出什麼來，非交人不能消案。』

但人終於沒有尋着，便變換口氣說：

『我們就把女孩帶去罷，須要桂富去換才行！』

這一來，把她與她的媳婦，駭得魂不附體了。忙跪在警察的面前，聲聲哀求：

『做好事，做好事！』

『如今的世界，沒有好事做！』

『看我老頭兒的面上。』

『公事要公辦 沒有私鹽賣！』

『帶去，非帶不行；』說着去牽小女孩，小女孩哭起來了。屋中的空氣，更加緊張的恐怖。

『我們辛辛苦苦的雪夜到此，白跑了一趟。』一個警察這麼說，眼兒斜視着老婦，意思是有大洋給他們，就可將這筆賬勾消了。

果然，後來還是化了二元錢，才把這二個瘟神請出門。

寒風吹得緊緊，雪兒愈下愈大了。

遠近四山的樹枝上，隱約地有一道白痕。桂富恐怖地避立在後山的一株大樹下。

雪花朵朵落在他的頭上，烏黑的頭髮，變成頹白了。身上像披了一件白色的外套，啞然的站着。

靜寂，靜寂，四面八方都是靜寂，除了凜冽的夜風，刮得樹枝竹葉發抖之外，沒有別的聲音。

他，戰抖抖地讓寒風吹他的臉孔，讓雪兒飄上他的全身。牙齒打架，雙腳發抖。這都顧不得了，只提防着附近有無黃服的兵，偵探來路有無拉他的人走來。荒村的犬吠聲，有時嗥的急，有時嗥的低，彷彿通知有人在這裡四處巡遊，要拉人去當担夫。不一會兒，一陣哭聲，淒涼的哭聲，從屋裡透出，播上天空，由山上，穿入樹林裡，吹進他的耳朵，直傳下他的心坎：

那聲音似乎是從他家的屋裡流出，又似乎是他的母親妻子兒女的一片哭聲。風狠狠地刮，哭聲愈見得利害。

他忍不住了。心兒突突的跳着，熱血沸沸的騰着，起了狂烈的悲怨，無限的怒意，想開步走，一直走回家去，去殺死這個致她們號哭的人！



忽然，一個寒噤，他頓然想起黃色制服的兵士，拉人去當担夫的悲劇，又起了恐怖，嘆了一口氣，四面一望，眼淚漱漱地如雨般的滾下！

戰抖抖地，冒着風雪匍在山上怕警察的再來，他終不敢回家。

他的母親和妻子，不見他回來，擔憂不得了，成了淚人兒！

睡在牀上的女兒，時常醒轉來，問着母親：

『爸爸呢，爸爸何處去了？』

### 三 一瞬

我爲了兵事，逃回家來，路經一個小鎮市。

肚裏餓了，走進一家中伙店，坐在東廂的桌邊椅上。

一個形像兇惡，眼珠如桂圓核般大，亮驕驕的坐在簡單的櫃裏的賬桌邊的椅上的，這大約是該店的老板了。

看我面上顯着笑容，便立起身對我獻殷勤地說：

『先生！從那裡來，吃點什麼東西？』

我隨便點了幾味菜。——

我吃饱了，洗了臉手，正在飲茶的辰光，又跨進一個大漢的吃客來：衣衫襤褸，面容憔悴，兩足穿了破草鞋，立在鍋爐的邊旁，向着店老板囁着說：

『飯要幾個銅子一碗？』

『七個一碗。』店老板氣揚地說，眼也不看他一眼。

『這種菜，幾個一小碟。』他指着菜台上的一大盤醃菜。

『十二個銅子一小碟。』店老板仍是與前一樣的神氣，祇管看街上的熙攘的行

人。

『請盛一碗飯來！』他說着，便走到另一隻桌子邊的櫈上坐下，順手將袋中的錢，摸出總算，只有十一個銅子，他不好意思地向着店老板問：

『老板，醃菜四個銅子，可以買得着嗎？』

『買不着。』

『就少點。』

『十二個銅子起碼。』

『那麼我只吃一碗飯，讓我去買塊豆腐乾來下。』他說罷，站起來，逕自走出店外去了。店老板氣忿忿的將一盤菜，向大盤裏一傾。口中嚙嚙着：

『不要菜，不賣飯。』

隨着走去拿回方才盛好的一碗飯。

這倏忽的一瞬，似一根箭矢，直射中我的心頭，電迅地生出一種莫名的傷感，覺得一口一口的清淡的茶，好比是一滴一滴的酸辛的苦汁。

#### 四 蝶兒斷乳

蝶兒自從墮地到今，從不會像今晚哭得這麼利害，也不會哭鬧得這麼長久的時間。先前雖爲了跌倒，或想要東西而不能到手的事而哭，只要母親抱在懷裏給他吮啖，就即時止了哭聲，臉上現出憨笑的容色。

他今夜在床上嘻哈地蹣跚，玩了好久，有些疲倦了。忽然看見母親嬌嫩地走進來；撒嬌地去拉開她的胸襟鑽入懷裏去。忽啾呀一聲，哭啼起來了，口沫連

串地滴下。她卻從容地說：『乖乖，你看！這乳頭上弄了許多骯髒東西。啖不得呀，我的乖乖！』他一面哭，一面牙牙地說：『媽媽！髒髒東西不：不要，要：要乳。』這他的母親預先弄上了辣汁，給他上當，好教他不想乳啖，就從此摘奶了！

『我的乖乖，乳不要啖了吧！很骯髒的。明天早上我煮蛋給你吃，買餛飩給你吃。』她安慰他，一壁連忙紐好衣襟：

『蛋，餛飩，都不要。我，只要乳，奶奶。』他仍然啼哭着。

『乳，今夜是不能啖了，有許多骯髒東西在裏面！』

他不聽她的話，雙手用力拉着她胸部的衣紐，眼淚掛滿兩頰，痴望着那峯起的乳部。拉來拉去，終於拉不開。他發急了！哭得格外嘶聲，越拉不開，愈拼命地哭，她不耐煩地反復的安慰着他：『我的寶貝心肝呵！睡了罷。明天買好東西。再

和你到竹園裏去看筍。那裡的筍。多好看呀！你不是說有趣的嗎？……寶貝心肝，勿哭了罷！」他哭得疲乏了，眼臉徐徐地合上，不哭了。但還可聽着哭罷抽噎的氣促聲。略過了些時，他便呼呼地入睡鄉了。

『媽媽，我要……』忽又醒了轉來，雙手拉着她的衣襟。很很地扯，知道拉不開，便又啼哭了，『媽媽，我要乳呀！』

她輕輕拍着他的小身體：『寶貝心肝呵！乳是啖不得的。糖餅要吃嗎？』他這時除了乳，什麼都不要了！嘶着喉嚨，驚天動地的號洶大哭，口口聲聲的要乳啖呀，要乳啖呀！她弄得沒法，只得起來，抱他在懷裏，在房中旋轉的走着！手兒輕輕地拍着；口裏不住地唱：

『我的心肝呵，

『垂了吧！

『明天買好東西你吃；

』寶貝睡了吧。』

這麼一來，蝶兒時而迷迷睡去；時而啼啼醒來，哭着要乳。這樣的至少有十多次，這一夜。

我悽涼而受傷的小兒，被他的悲哀的哭聲，賺得我耿耿不安，輾轉難寐。似覺得世間的母親爲兒女斷乳的難堪；小孩子想要乳啖的可憐，正如青年人失落了愛人一樣的淒悲呵！

## 五 怨偶

大地充滿了無限的愛意，這個美麗的詩園裡。和風吹溢濃馥的幽香，清溪流奏

着美的音樂。一羣懷春的小姑娘，辮上簪着仙花，優遊在這美麗的詩園中。碧綠的地毯，愈顯出處女的美容。伊們的內心，燃着想要得一個稱心如意的郎君的火苗。岸然的湖心亭畔，忽地飛出一隻蜂媒婆，嗡嗡地唱：

『趁着好時光，

跑過山來走過崗。

來到美麗的醉人的詩園中，

巧遇着一羣嫵娜的小姑娘。

天生姿色人人愛，

美少年愛美姑娘。』

她近玉蘭的身邊，表出誠懇而關情的態度，接着又唱：

『玉蘭姑娘呵，



我替你做個媒吧？

嫁給黑蝴蝶先生，

你可肯不肯？」

玉蘭緋紅了兩頰，俯首跚跚走避了：

『誰要你多事！』

蜂媒婆聽了頗不以爲意，向她的後影高罵了一聲：

『不識好人的妖精！』

隨又飛近玫瑰的跟前，唱：

『可愛的玫瑰姑娘，

你長得這般幸福的人才，

我爲你介紹嫁給黑蝴蝶，

你若要我做媒！」

玫瑰花和婉地拒絕她道：

『這我自己作不動主！』

蠶豆花知她不是善心人，便激憤地叫道：

『媒婆的話不能聽，

誘你們入苦海中！

永世都掙扎不起，

哀哀地過了終身！』

於是蜂媒婆大發雷霆了，罵着，罵着，劃手的指到蠶豆花的面上：

『我不替你做媒，

你難過罷！

廢貨，廢貨，

我看定你終生是一個老姑娘！』

罵罷，斂着怒容，忽又張開笑臉，向着其餘的姑娘們，噙噙地唱：

『小官家隨你怎樣看，

生得一副好面孔！

身上穿着是綾羅，

手上帶着是黃金。

祖上的良田，

足乎有一頃；

蒲團塢的毛竹山，

占地有七十二畝半。

高樓大廈三五座，

壯奴美婢上百人；

家產之豐富，

蓋盡這遠近的數十村！』

停在屋角上的烏鴉伯伯，聽見了喝聲道：

『好人家呵！』

桃花聽見了暗暗地嘆息：

『不開眼睛的父母，爲何把我早許給我家的百鄉！』

梅花聽見了，心中躊躇着，羨慕這個財主的人家，然人生終是空虛而悲哀的。

還不如守着初志終身不嫁，在雪天過孤單的獨身生涯罷！

一陣風來，她們都各各走散了。只有雞冠花帶着漲紅的臉，佇立不動，似乎心

中默默地羨慕。頑皮的八哥寡婦會意，在園頭平空地開口叫：

『蜂嫂嫂，你替鷄冠花做媒罷。她現在長得這麼大了，已到了結婚的時期。去：我們同去她的母親處，說個明白。』

於是，蜂媒婆與八哥寡婦，一同飛到鷄冠花的母親的面前，獻着兩張甜蜜的嘴，說得天花亂墜。她的母親，一時失了檢點，竟為名利掖誘，正式地允許了。

『三擔包，

二擔餅，

聘禮壹佰另四沓，

六擔小擔送上門。』

接着：

『花花轎，

轎前掛了一對紅燈籠。

鷄冠花呵，

請換身新衣進轎中。

抬過高山低水，

到丈夫家去做新人！』

她嫁了，在路上夢想着丈夫如何的俊秀，多才，溫柔，和順，好一個美少年。

她高興地笑了。

到了乾宅出了花轎；彼此相見，她突然變了臉色。原來楚楚的新郎，竟是一個又跛，又瞎，又駝背，又麻面的十不全的廢人。一副獠獍的兇狠的面容，的確使人

不敢親近。她的怨淚如雨地下。一股悲酸的心情，忽地裡想起處女時的快樂，如今已上了蜂媒婆的胡言亂道的當了。後悔莫及，「木已成舟」，無法可想，只得聽天由命，由他花落花開的過了這一生吧。

「一條紅綾被，

蓋了異心人；

一對怨偶，

同牀異夢。」

梅當初誤聽了媒婆的花花嘴，復又咒咒自己的命運。她怨恨着，她的母親也悲哀地惱悔着。

黃雀秀才以道學先生的口吻，在簷上唱着道：

『自古說得好，「嫁鷄配鷄飛，嫁狗跟狗走」，前世的繡絲，今生沒奈何，你

『鷄冠花，是命運裡註定，悔有何用？』

然而詩園中，依然美麗，依然充滿了愛意。

## 六 失去異地的伴侶

兒女情態的我，最怕的是離開山明水秀的故鄉，來到這寂寞乏味的異地。我，最好是一生一世老守在家園，不願在外地混一刻；無奈衣食的逼迫，終于來到這個討厭的西畝！

這裡的生活，離不了枯寂二字；有時鎖上鬧出震天動地的事情，我看也不去看一眼，反正異鄉的形形色色，在在惹起我許多愁苦的回憶。

我在每一天中，至少有一次必到隔一家店面的磨坊去，和權城老板談談心，說



說笑話。此外，絕少和人談天說地。因此被他們看作書獃子，爲我時時刻刻埋頭在書上！

沉寂無聊的時光，我的腳兒不期然而然的踱到磨坊去；一看見忠實而和霽的權城，心中頓覺快爽了一些。起初，我倆談着一切平常的話。後來愈談愈知心，話鋒漸轉到他的家庭；他說：

『清官難斷家務事。一個人家，兄嫂弟媳，不免時有枝節事體發生，此時若沒有公平正直總掣政綱的家長在調度，一定弄到灶神無主，人口不安，相吵對罵，無初一，無十五，這家庭有什麼樂趣？老弟，不瞞你說，我的家庭，就是這麼的一個呵！我怕回家，因爲我怕着受煩惱！看，我這咳嗽病，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釀成的……』

我不待他說完，就插嘴說：『若要家庭和睦，就勿聽婦人言。病呢，爲甚不醫

治，捨不得錢嗎？這是省不來的！」

『話雖如此，但是家中的事，實在弄不清楚。他說他有理，你說你有理，結果，婦女們爭吵，男人們失和。至於病呢，我何嘗不醫，徽州有名的醫生，我都去延醫過，但總是不見效！』

『現在比先前怎樣呢？』我問。

『現在比先前更不如了。稍稍粗重的事情，就不能做了；並且咳嗽發的時間，刻板是在每天早晨，一遇有緊急事，尤其上氣不接下氣，半句話也說不出來，須得靜坐一點鐘，才可以復原。』說着，面上現出悲苦的樣子。

『這是肺病。不好玩的，肺病要靜養，何不返家去？』

『我不比你，我是一日不做，一日沒有飯吃；回家一層，更不必談起，不安的家，是要人早死的哩！……』

以後，不是我去他那裡，就是他來我這裡。一日，他來，我正在閱書報，他便說道：

『身體要緊，別要這樣用心過度！』

我帶笑地回說：

『我倒不要緊，只是你那肺病很危險！』

『隨便怎樣，我總比你長命些。』

『肺病是陰陰病。』陰陰病，要傷命，「你可曉得嗎？」

他聽了我說的陰陰病要傷命的話，臉上頓時紫白。他又悲哀了，我恨自己說話不小心，便馬上掉轉話頭，說：

『我是尋開心的。其實，你現在的身體，比從前康健得多了！面色也紅活，說話也有神氣了。』這一來，他有笑容了。

後來，我因事回家了。至直今年夏天才去孝地，途上就聽說權城已死了！到西  
畝後，便去問他的弟弟看他何時死去的，他弟弟說：

『他自得病之後，陰陰沉沉，外表上並沒有大病。誰知到了今春，病利害起來  
了，到上海去醫醫，也不奏效。四月由滬回家；五月間就死了！』聽他言下，我的  
心絃，馬上振動，奏着淒然而惋惜的調子。從今後，在異鄉失去了一個知心的伴  
侶！

他開設的磨坊，現在仍然是開着，與從前一樣。只因失去了他，我到這裡一月  
餘，一次也沒有去過。因為我怕看見他的弟弟，一看見他的弟弟，就運想到他的身  
上去，他那忠實而和藹的面孔，像要模糊地隱約的映在我的眼前。

亡友呵，你在九泉之下可好？還念着你談笑的伴侶嗎？

亡友呵，你的伴侶，因失去了你，晝夜不安，刻刻愁鄉，時時感覺爲人的痛

苦，他的淚，正如你家磨坊裡的掛麵一樣的滾下呀！



## 書新版出店本

瘋少年及其他	草原上	七封書信的自傳	妄想	天鵝集	黃金
葛又華著 實價四角	朱溪譯 實價四角半	魏金枝著 實價四角半	畫室譯 實價四角	朱溪著 實價三角	魯彥著 實價五角半

## 告預書新店本

契訶甫書信集	不死日記	錯醫生	藝術家的事	絞決	幸福的夢	元人歌曲選	少婦日記	婦人之夢
萬孚合譯 子敦著	沈從文著	邵雪奴譯	謝子敦譯	程萬孚著	陳乾女士著	鐵民編	丁蒙譯	蓬子譯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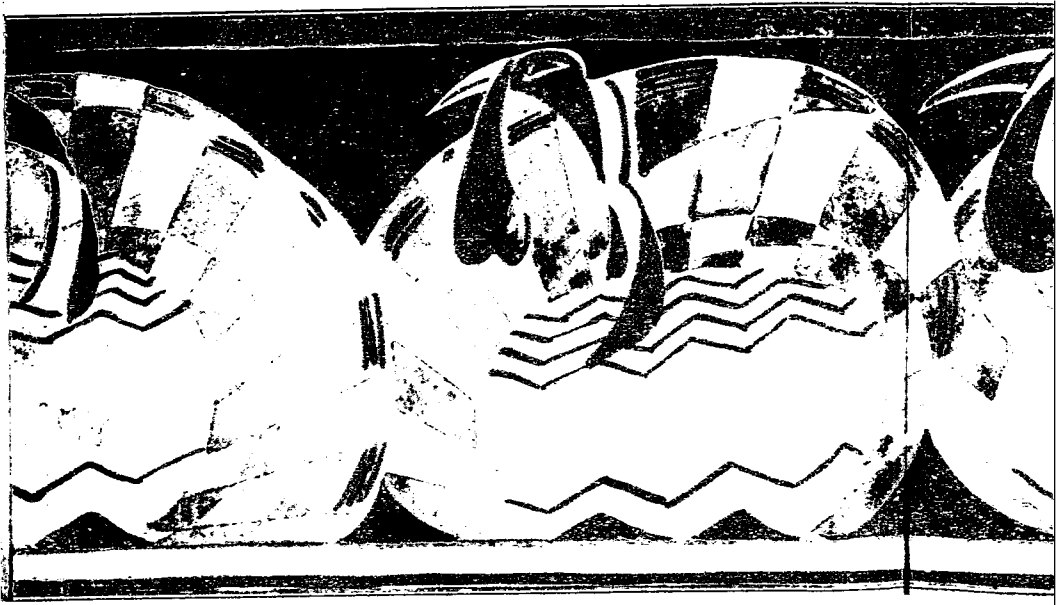
# 不 死 日 記

沈從文先生近作之一

實 價 四 角

據人說：日記是死後才能印的東西，但從文先生却在活時就印行他的「不死日記」了。書中全是作者生活的寫實，不歡喜從文先生作品以爲不能誇張不算英雄的；見了這書，更可以不歡喜，因爲這裏是更無隱蔽的說到自己平凡了。然而讀過從文先生其他作品而感覺到同情的人，他讀了這日記是更能瞭解作者一點的。







一九二九年二月初版

實價四角半

1—1500

他其及年少癩

著者 葛又華  
印行者 人間書店

總發行所 人間書店

上海閘北寶昌路輔德里

